

尹奉吉傳

馬君武題

尹奉吉傳目錄

日本侵略韓國概史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韓國

a 政治 b 經濟 c 教育

韓國革命之沿革

環境與尹奉吉義士的誕生

處於危機的家鄉

尹義士神才之超群

一年學校生活的斷片

漢學者李光雲先生的教授

國耻紀念日講演的斷片

五小時睡眠和尹義士的篤學

李光雲先生的逝世與三位先生的被逐

韓國農村經濟的沒落和狀態

農民組合的準備初步農民會組織

尹義士發起組織自進會

自進會宗旨

夜學校的誠意

尹義士提醒學生演講的一片斷

尹義士對於教育的誠意

歷史教授尹義士的施計

光州慘案的發生和三十萬學生的呼喊

尹義士在光州慘案憤講的一片演說

尹義士的拘禁入獄和離開學校

尹義士的送別會

尹義士在送別會別辭一斷片

學生答辭

尹義士的離鄉 流浪離鄉的人(詩)

青島生活

到上海遇見獨立黨愛國團首領金九

在滬的生活與赴美準備

在製帽工廠裡組織稅陸會

尹義士的革職和工友們聯合罷工

斷念赴美的計劃和籌謀轟炸虹口公園的炸彈案

「愛國團」 尹義士的宣誓文

尹義士的遺言「給襁褓中的兩個兵士(兒子)」

尹義士贈遺白凡先生(金九)

尹義士遺給青年們的詩

尹義士的最後一步

尹義士最後一聲之吶喊

倭日將領之最後運命

尹義士的處刑

自署愛國團領袖金九

虹口炸案後之外人輿論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大陸報社論

虹口公園之炸案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大陸報社論

上海之韓僑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大陸報社論

安昌浩案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大陸報通信欄

日人已合併法租界耶

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大陸報社論

美國與韓國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大陸報通信欄

安昌浩之運命如何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大美晚報社論

鄭重考慮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大美晚報讀者論壇

非法行爲(國際公法何在)

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字林報社論

暴行有妨國際邦交

尹奉吉傳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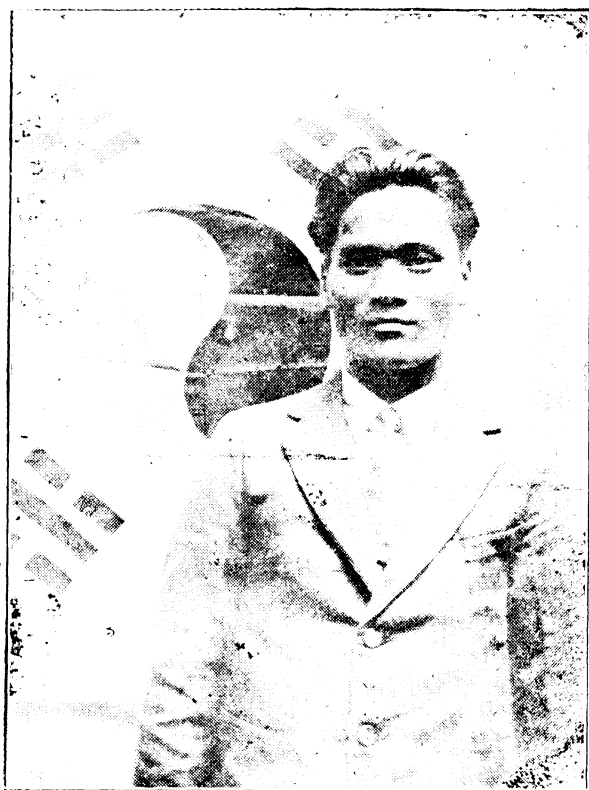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密勒氏評論報

虹口炸案之怪現象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密勒氏評論報轉載

紐約晚報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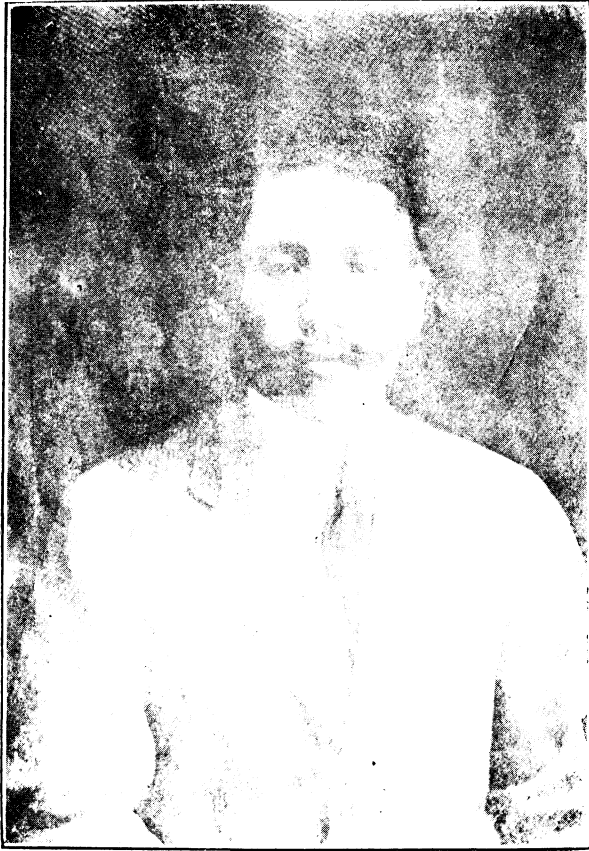
倫敦各報之評語



士義古奉尹之下旗國



生先浩昌安袖領命革國韓



生先九金長團國愛人韓



行宣誓禮之尹奉吉義士

宣誓文

나는赤誠으로祖國의獨立과自由를回復하기爲하여韓人愛國團의一員이되야中國을侵略하는敵將校를屠戮하기互盟誓함

大韓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尹奉吉

韓人愛國團

앞

尹奉吉

新公園의 秋 踏 青 草 詩

蒼々한 草草 草草

明年에 春草의 榮은 今은

正陽으로 日 影이 影이 影이

靑々한 草草 草草

明年의 秋草의 榮은 今은

正陽으로 日 影이 影이 影이

靑々한 草草 草草

今年 陽日 正陽 草草

秋草 正陽으로 日 影이 影이 影이

尹奉吉 義士 之 遺 詩



白川陸軍大將



野村海軍中將



植田陸軍中將

二八 滬 變 之 元 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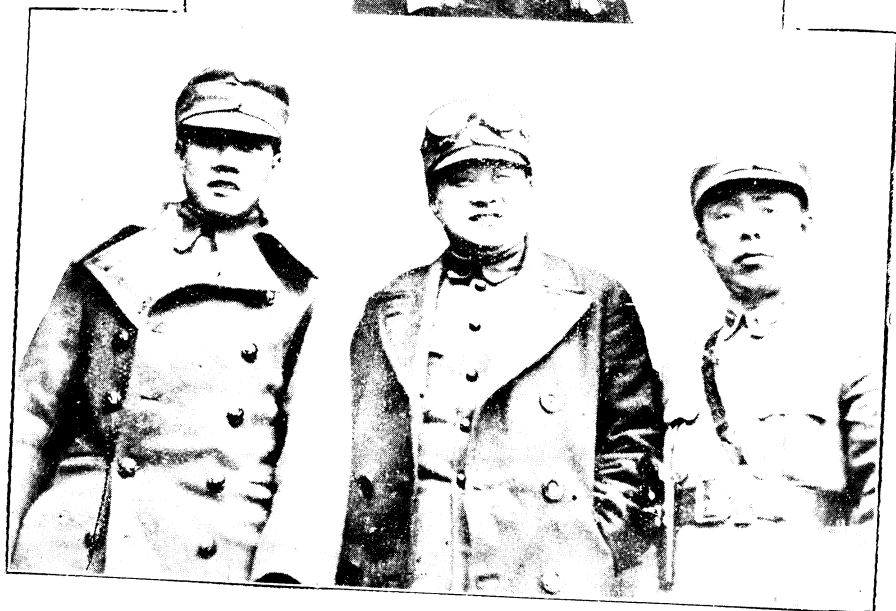
駐華公使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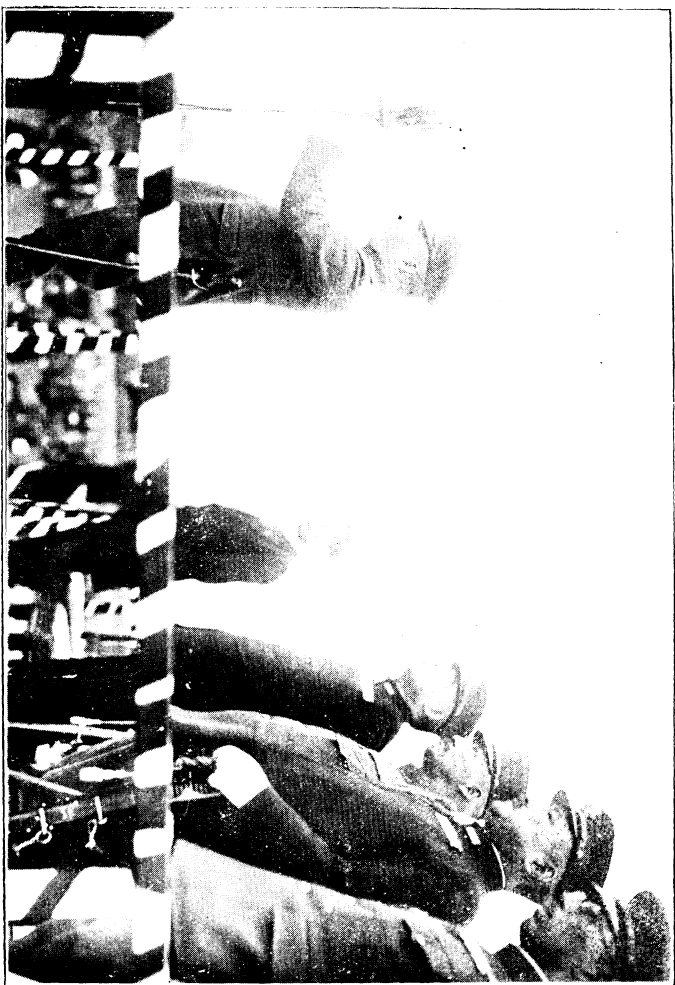
居留民團長河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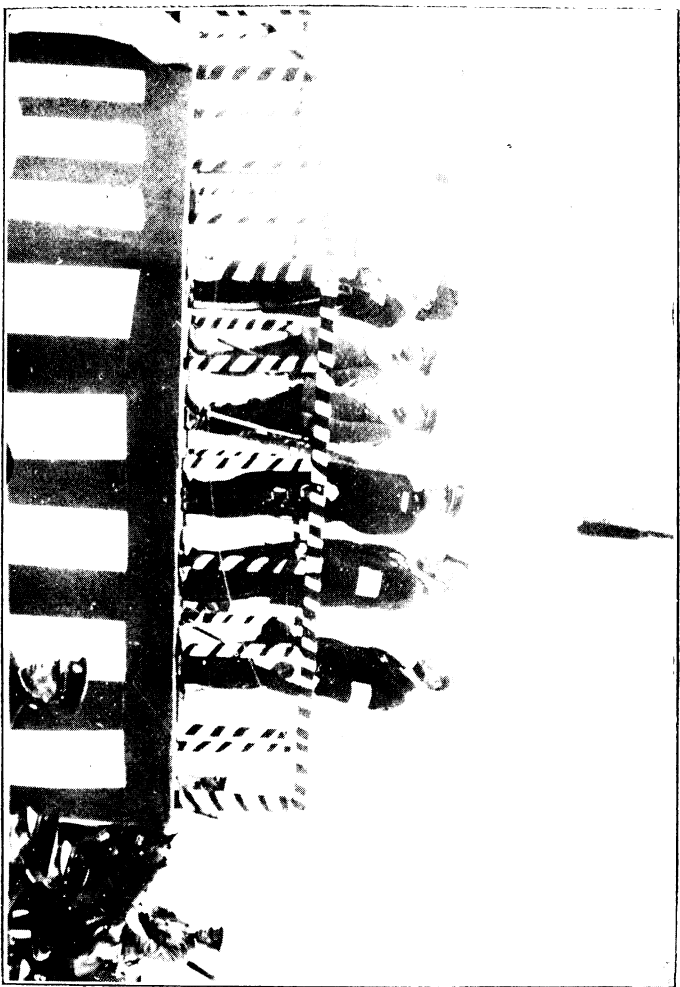
駐滬總領事村井



九十路軍重要將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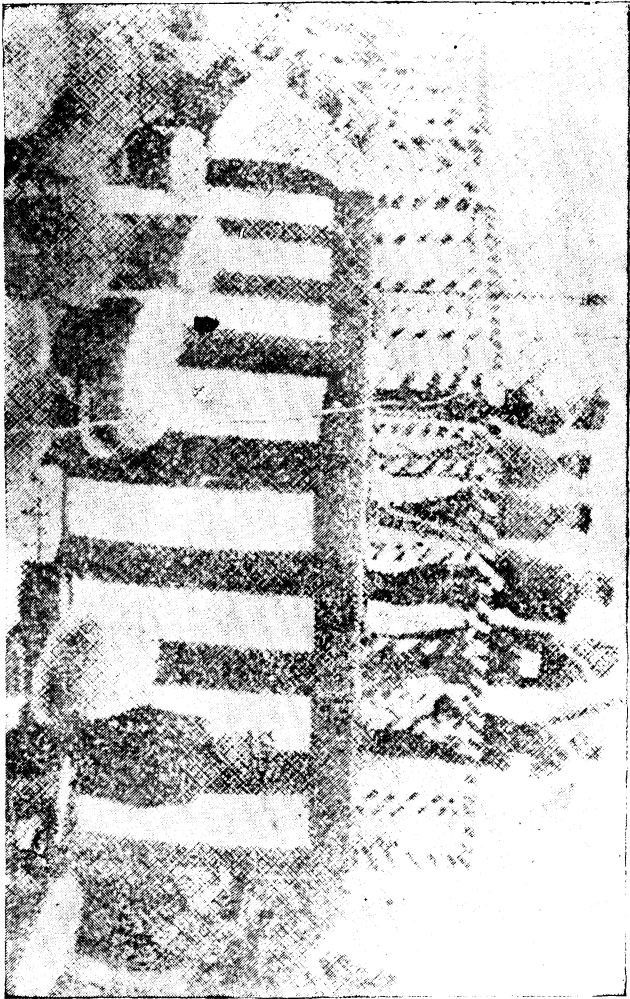


白川長節禮式之時演講



總領事村井在台讀祝辭

鐘 分 一 前 發 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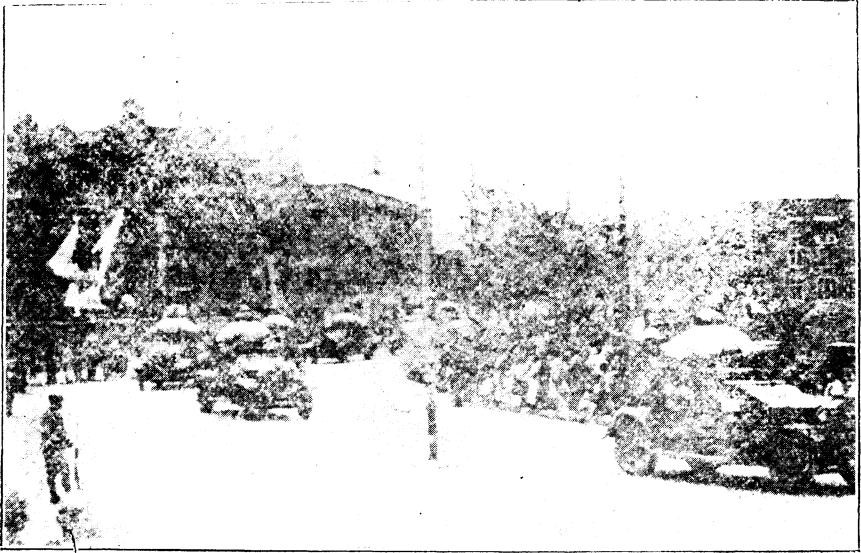




鐘 分 一 後 發 炸



况情之約條定協戰停簽中病在田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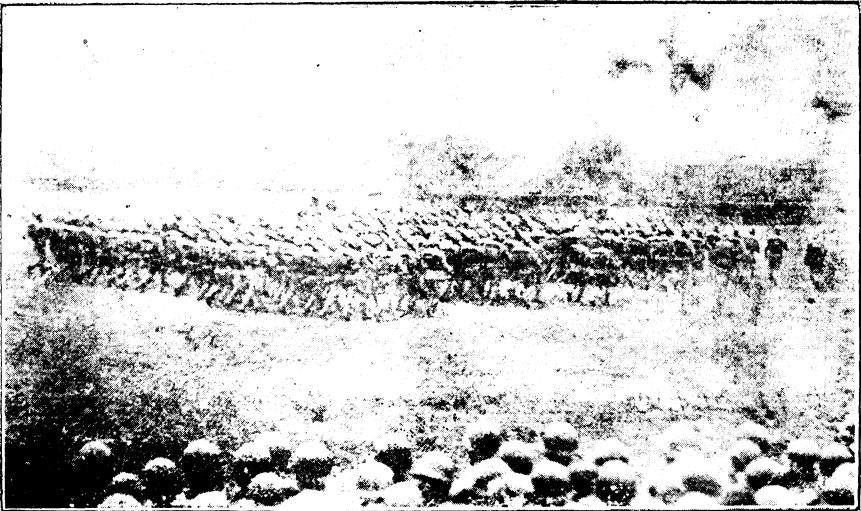
一其) 器銳甲堅倭之帶一口虹於橫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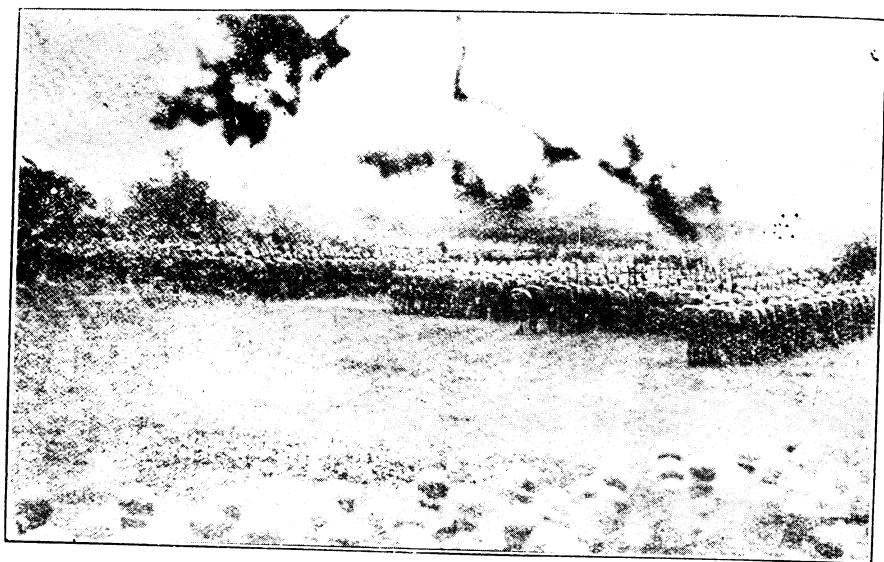
(二其) 器銳甲堅倭之帶一口虹於橫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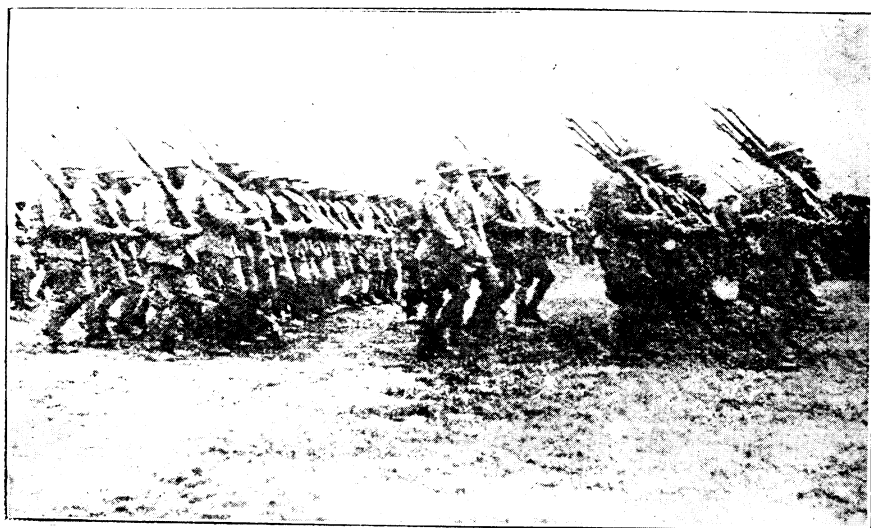
巡梭處四在官長軍倭



軍倭之查巡來往內園公口虹



(一其) 兵 閱 之 川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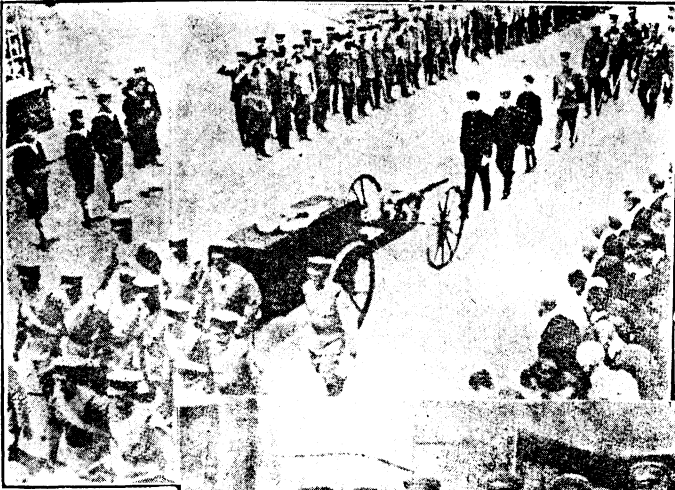


(二其) 兵 閱 之 川 白



尹奉吉義士被拘情形

白川之末路



植田失隻足而歸



野村尖隻眼而返

序

公曆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尹義士於上海虹口公園擊殺白川大將，重光公使，植田，野村，村井，河端等以寒胆蠻橫無肆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發揚韓族的鐵血精神，當時余曾在上海親自見聞其忠勇之肝胆，奮鬪偉大之精神，欲爲之表彰者在朝夕，而惜有意求誠者一年有餘，其友金君以其所編尹義士之傳稿，授余爲之序，余讀其書，尤信尹義士之讀書養氣具有根底，金君之敘述編輯相得其宜，伊今回顧安重根之於伊藤，李奉昌之於日皇，繼之尹義士之此舉，皆爲韓復國，爲中國救亡，爲東洋和平計，乾坤一擲，事既震動環宇，故不重贅矣，而此書當如暮鼓晨鐘，足以警揚世人也。

金起元識

韓國紀元四二六六年六月 日

辱名之下，把一塊肥沃廣大的土地，雙手送給敵人，因此東省三地就此作了日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殖民地，而三千萬的東省人民，也都作了無家可歸無國可投的亡國民族了，凡有血腥的中國四萬萬人民對於日帝國主義的這種強盜般的行爲，誰不切齒填胸了呢？可惡的日帝國主義的獍相，無慮由此暴露於世矣！

可恨，日帝國主義的野心不死，雖強奪了東省三地的肥沃之地還不以為足，更舉一步，翌年的一月廿八日闖入了上海，若視中國爲無人之境，任其自橫自肆，到處任意的殘殺整萬的良民和，掠劫無數的財產，在這一髮千鈞之際，可幸有饒勇可佩的十九路愛國兵士，爲了民族的正義，國家的危亡而出陣抵抗月餘，國族上爭耀了不淺，同時蠻橫無睹的日帝國主義者，給了不少的打擊和教訓；可悲後來因後方求援之不濟，乃疼苦的雙重挾攻之下，乃憤而退却了；要知在這次滬淞戰事上，被日帝國主義者所殘殺的良民和兵士，以指數之不清，而在物質上所受的損失，更爲舉指難數，不但這些，還締結了屈辱的條約呢？唉！這不但使中國四萬萬人民共同悲憤的一件事，乃至同處於日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被壓迫民族們，亦皆爲共同憤慨之事！

中韓兩國不但基於孫中山先生之遺言，「連合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共同奮鬥」，而更基於自古至今，以地理以及歷史上不能互相脫離的唇齒關係；而今一旦又共處於日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共

同受蹂躪的同病者，在這種密切關係下的韓國，豈獨不痛心氣憤哉？中國今處於國難，不獨決定了四萬萬人民的生存問題，同時也是決定了韓國二千萬民族獨立運動上的極大的脅迫：所以中國爲處於「彼亡則此亡」，「此存則彼存」之共同立的場上，故韓國目視日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的種種非人道的行動，豈甘願忍受耶？

在這種深切的意義之下，產生了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尹奉吉義士的上海虹口公園之炸斃曾橫行上海戰事的日帝國主義諸將領的炸彈案，這種義舉，不但表揚了我整個韓國二千萬民族的精神，同時也是代表了中日兩國切實抗日的共同表現，這種偉大的尹義士之精神是，實爲世人欽佩不已的偉事！

尹義士是爲我們中韓兩國的共同抗日而先鋒的勇士，也就是他替了我們兩國革命志士，在日帝國主義的殘酷的鐵蹄之下，打出了一條光明活路的先導者，我們一則不要辜負了尹義士這種赤誠的犧牲精神，另一則我們應該對於這種偉大的事蹟，必定讚揚至千秋萬歲，也應該尹義士爲我們抗日的唯一之目標！

本著者在過去與尹奉吉義士是爲很知交，尹義士在滬舉義之前曾共寢同食年餘，在此共同居住之間，從彼我之間至互吐肺腑之志，故著者對於尹烈士之詳情皆爲盡知；而後有尹之舉義，乃

尹 奉 吉 傳 自序

四

得尹義士之日記以及雜錄諸冊，以此耗費年餘之時間才著得此書，內容誰不似一般小說之精彩，但乃爲赤赤誠誠；針針細細之事實矣！

本著者，對於中國文學方面以及文字的構造上，不十分明瞭，故這本傳稿雖耗費年餘的時間和心血，但還不免內容的文字與構造上，一定有許多的錯誤和矛盾點的地方，可望讀者多多的原諒和指教！

一九三二，四。本著者識

日本侵略韓國概史

韓國與日本之發生關係，遠在距今二千年以前，但最近日韓發生關係之開端而論，是在日德川家康幕府時代起，互相遣派國使交往國交之事；其後又曾經一度的斷絕往來，至最近韓高宗十三年二月廿六日（即西一八七五年），即韓日政府訂立重要協商締結修好的條約以後，重復的發生了國交往來之起端。

當時，在韓，國朝，內有朋黨之爭執，幼年君主之在位，而引起外戚之跋扈；故內爭遂相繼而起，外則有西歐，邊寇之侵迫，因此於內爭外擾間之韓國朝勢，一日日漸陷於衰亡之地步矣！日倭，日窺韓朝國勢之沉淪，遂俱有侵畧之野心，故乘勢利機極力伸張其勢力，并其後復與在朝內之維新親日派合作，因此其勢力之浩大，乃如霸權整個韓朝之勢；當時舊爲在韓所擁護之大清國，（中國）見倭害已於此，即便遣將袁世凱率兵二千駐于京城以監視倭日侵韓於已勢；自此以後清日兩國在韓勢力之衝突日趨對立，果後即釀有名之謂甲午中日之戰者，其結果，依據日本之歸勝，與中國媾和，驅清於韓之勢力，倭日乃獨吞其在韓之權力，并利用舊有之親日派，遂在朝廷組織內閣，因此倭日在韓之勢力早已根蒂茂葉矣！名義上韓國雖爲獨立國，但由此實際上已

歸爲倭日之保護國矣！

中日戰事之日本歸勝，奸滑成性的倭日，遂乘勝之餘威，對清強索遼東半島，後經德法俄三國之干涉，不得其志，遂退於清！

俄國依據助遼東半島之功效爲理由，卽與中國締結中俄密約：（一）送其在中國建設東清，中東兩鐵路之建設權。（二）旅順大連兩處爲俄國之租借地，期限爲二十五年。

俄國在東亞地域上既有了伸張自己勢力之根據地，以後一方還要垂涎着韓國，故派駐韓公使貝勒以謀組織韓人親俄之策劃，以爲伸其在韓之勢力！

倭日於俄，出涉遼東半島一事而早已懷恨在心，今俄又復於韓屢見侵畧自己勢力之顯着舉動，由此不能再爲隱忍，遂與開始向俄挑戰！

由此倭日卽派使三浦梧樓，卽與親日派共謀合劃，於韓紀元四二二八年十月八日，突侵內宮暗殺有親俄派嫌疑之明成王后，以及宮中之排日親俄之大臣宦官等多人，因此兩國勢力之對立，益見險惡，卒於西曆一九零四年爆發所謂甲辰之日俄戰爭矣！

日俄戰爭之開端，日海軍於旅順屢得勝利之捷報，倭乘勢遂使林權全權公使去，帶領陸軍二師團，入京（京城）至屯駐，并脅迫韓政府承受其不利我韓之條約，韓朝在倭日威迫之下，遂成以

其條約，概畧如下：

(一) 韓日兩國爲保持恆久不易之親交，韓國政府確立日本政府之信賴，關於施政改良，容其忠告事。

(二) 日本保証韓國皇帝之安全康寧與韓國之獨立及領土之保全事。

(三) 第三國之侵害或內亂而危及韓國皇室之安寧或領土時日本政府得臨機措置，韓政對於此須以充分便利，日本政府并得收用軍事上必要之地點。

(四) 兩國政府經互相承認，不得與第三國間成違反本協約主旨之締結。

(五) 關於本協約之未悉細條，大日本代表與大韓國外部大臣，互議臨時協定事。

由此約之成立而韓之主權全失，國家之運命遂懸於日人之手矣。

度支部大臣李容翊，反對此條約而被革職；中樞院副議李裕寅等多人，反 而上疏君

；其外有多數愛國之紳士連絡登報，以反對此約之成立；并有打印此條約之外部大臣署理李址鎔與參書官具完嘉等家之投彈事。以此諸民對此約而極力反對！

其後日俄戰爭之俄國尤顯失敗，日訂此條約過不至半載，仍不以爲滿足，遂乘其懾悍之餘威，復向韓朝提出苛酷之條約，並強迫在韓朝政局之吏官，日政府所派委之官員不可不記，並召願

外國顧問以及參事等，亦以爲如此；並強認，韓朝與第三國之間如有立條約或外交公文之時，無非日政府協議或改刪，便不能立，故韓朝之一切政治權力，幾爲倭日所隴斷，並視日爲韓之宗祖國之高尊矣。

其後日既挫俄國，兩國全權委員會於韓紀元四二二八年九月，同於美國善致瑪斯締結和約；而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政治，經濟，軍事上均有特別之握權，於是，伊藤博文被派爲大使，於同年十一月十日入韓京，翌日陛見呈日皇親書，茲後退往仁川留滯十五日入漱玉軒陛見提皇保護條約，韓皇嚴辭峻斥日朕寧以身殉國決不可認也，伊嚇以兵力從事，而終不得獲其承允，十七日令其憲兵警捕多數，逼韓諸臣，入闕開御前會議，伊藤與公使林權助大將長谷川好道等率兵入闕，槍砲刀劍林列森嚴，皇陛因與諸大臣協議參政，韓圭高極力喊呼反對誓以身殉，伊藤令其兵拘置別室，外部大臣朴齊純亦反對數次，終及默然，伊藤乃請決其可否，度支大臣閔泳綺，法部大臣李夏榮等，決否；學部大臣李完用，請改刪條文之事，軍部大臣李根澤，內部大臣李址鎔，農工商部大臣權重顯，皆贊其李完用之修改條文案，伊藤強言，參政雖否決而諸重要大臣皆以改訂爲可事，則此案已決矣，既命日使官通譯員前問恭作，外部補佐員沼野等強奪外部調印，即將約簽字條文如下？

一・日本政府今後監督指揮韓國之對外關係及事務，日本之外交代表及領事，可保護外僑之韓國臣民及利益。

二・日本政府當任完成韓國與他國間現存條約之實行，約定韓國政府今後由日本政府之仲介，不得締結有國際性質之各種條約或約束。

三・日本政府設置統監(Resident General)於韓國京城，與其日政府之代表，專于管理有關外交事項；又設置理事官(Resident)於韓國各商港，及其他認為重要地，以管理完全實行本條款所必要之一切事務。

四・日韓兩國間現存之條約及約束，除抵觸本協約條款者外統其繼續効力。

五・日本政府保訂其維持皇室之安寧及尊嚴。

於是皇城報直登書倭日強勒條約之真相，而廣佈全國之，又揭論文放聲大哭而哀之國民社長張志湖被捕入警廳，并該報館被封，大韓每日申報忽放光明，即梁起鐸與英人裴說開辦而朴殷植執編輯之役將締約顛末，纖悉記載，攻擊伊藤，激發輿憤，讀者血湧學生閉校痛哭，教徒籲天悲泣，商賈撤市狂呼，儒生投章叫闖，元老大臣，抗爭累日，而日人或以兵劫之；或拘而辱之；於是，侍從武官閔泳煥拔刀自盡原任議政大臣趙秉世，筵官宋秉禧參判洪萬植學部主事李相哲軍人金奉

學飲藥自裁，殉十獨立，農民金台根在水原停車場，投石擊伊藤不中，奇山度李鐘大，金錫恆等十一人謀刺朴齊純，李址鎔李根澤李完用權車顯等五賊事洩旋逮，李達嘔嘔血死於獄中矣！

隨其五條約之成立，日政府設置統監於京，并以日使伊藤博文爲任統監之職，繼達其侵韓野心，而當韓國排日之輿論與民聲，尤其洶勢。

當時排日最酷之團體，如有一進會，大韓自強會，西友學會，咸業學會等；并以輿論最顯之報界，如有帝國新聞，皇城新聞，萬歲報等；并由美洲回國之安昌浩，日本歸國之李甲等，亦爲反對，故加入排日戰線，亦爲猛烈攻擊日政府之侵韓。

五保護條約的成立不及兩載，四二四零年七月廿四日由統監伊藤博文之呈文，締結可以說日韓合併之準備條約之七條約內容如下！

- (一) 關於施政之改善，乞統監之指導事。
- (二) 關於立法，行政上之必要案件，須預先受統監之承認事。
- (三) 關於司法，事務及普通行政事務各其區別事。
- (四) 關於高等官員之任免，須得統監之同意可能事。
- (五) 關於韓國政府，以統監推薦之日本人任命韓國官吏事。

(六)若不得統監之同意則不得聘用外國官員之事。

(七)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廿五日調印之日韓協約第一項廢止事(度支財政顧問廢止事)。

七條約之締結成立，使與韓國多數之愛國志士之激憤各處遂發生武力的不平暴動之蜂起，并與日軍隊衝突而流血之慘案，又有各處組織暗殺團以謀刺殺日之要人等：在紀元二四四三年（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於美國之桑港，有韓國志士張仁煥田明雲等兩人，刺殺日奸官美人須知汾遜事。

美國之須知汾遜者，四二三九年六月以日本政府之推薦，任韓國之外交顧問，而伊藤博文之締結保護條約(即五條約)爲須知汾遜之極力幹施而就，故効思於日侵食韓之祿而以滅韓之主使者也，逮其解職歸國之時，得受伊藤博文之密囑，携帶秘密書類，至桑港，報於有日韓宮內之失德奸淫之事，并頑固黨之掠奪人民財產，人民之愚昧不能獨立資格等之事，若不歸日本而以此往下，恐爲被奪於俄國之假事，又曰，伊藤之治韓有進有利於民等云云，故刺之。

翌年十月二十六日，安重根刺殺視察北滿中之伊藤博文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在明之刺傷賣國賊李完用之事。

伊藤之被殺，日政府臨派韓國統監爲曾彌，其後立志日韓合併之大野心而復遣派陸軍大臣寺

內正毅爲復任之。

寺內正毅之任韓，先奪警察權，置警務總監以及憲兵二十排隊派遣各道要處，并暗中散佈偵探隊以助之，復軍艦數十艘遊戈仁川釜山之間，以耀其兵威；并勒銷各報館解散各團體，并以稍有著名之韓民，皆以拘留警廳；憲兵，警察等皆荷鎗佩刀森列街巷日夜戒嚴之；以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勒締合併條約而宣佈韓國之屬日，降太皇爲總壽宮，太王爲昌德宮，皇宮改爲統監府，統監府改爲朝鮮總督府，以寺內正毅爲任朝鮮總督，山懸伊三郎爲政務總監，有吉忠一爲總務部長，荒井賢太郎爲度支部長，倉富勇三郎爲司法部長，木內重四郎爲農工商部長，宇佐川勝美爲內務部長，所塚英藏爲取調局長，官俵遜一爲土地調查局副總裁池由十三郎爲通信局長。

嗚呼！半萬年文明之舊國爲夷島日寇之掌中矣！

此時國人之慷慨亡國之殉命者曰衆矣，而各報卽爲被封，偶有憤激而譏日之言者，旣被倭警慘斃，并脅其家族不得往外宣洩，嗚呼！死者亦受此壓迫而况生者之乎；其自殺或被殺者如下！

錦山郡守洪範植，駐俄公使李範晉，承旨(官名)李晚壽進士黃疏官，宦官潘學榮，承旨李載允，承旨宋鐘奎，判書全諷鎮，參判鄭某，議官白某，議官宋益勉，正言鄭在健，監役金智深，監察李某，英陽儒生金道賢，同福宋完命，泰仁金天述，金永世，藍山鄭東植，善山鄭某，文義

李某，忠州朴某，公州趙章夏，連山李學純，全義吳剛杓，泰仁金永相，洪州李根周二十八人，而其餘不得姓名者亦衆；該以上諸人，卽以自縊，或自劬自腹，或投水，斷食，飲藥而死者者，其意義寧願潔身而死，不願目睹亡國之民矣，此舉實不愧其生之本意，大韓之人民也。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韓國

政治

日本合併韓國後，以總督府，爲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長官總督，除日本政府之限制外，享有統治韓國之專制權，同時沒有議決機關，總督之命令卽發生法律同樣之效力，在地方沒有自治機關，直屬於總督府之行政，人民只服從而沒有發言，決議，抗議權，對於人民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這種行政機關之官吏採用，依不問法而嚴格的制限，最高機關總督府裏，沒有韓人的影子，至於地方行政機關，雖有一二知道知事，郡守等與所屬署員，下級官吏，書記等，並非以官吏之資格採用，而爲統治之工具與宣傳之善奴。

韓人之道知事，郡守等等，祇有名義，而沒有何等之權限，却非聽令於部下日官之監督不可，至於薪水，同級官吏之日人，倍於同級官吏之韓人，所以韓人雖居高位，非支配於下官與滿足

於少于下官之薪水不可，這些非韓國不可見之奇象。

警察之制度，本為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及安寧秩序而設的，但在韓國之總督府警察為壓迫人民，強奪人民之財產，而所設者，合併的當時，即解散韓國軍隊與警察，使日憲兵隊司令官兼任警務總監，各道郡府島內，設有千六百二十四個的警察機關，配置一萬六千八百之警官與五千二百六十的憲兵，處理警察事務，後齋藤總督繼之，所謂文化政治之名目下，雖廢止憲兵警察，但警官的蠻行，苛酷的處罰，如前無所別，據一九三〇年總督府之發表，韓國各地之警察機關，算四千七百十五處，警官數，達三萬五千六十七人，一年間所謂犯罪事件數，為五十八萬六千四百六十三件，犯罪人數，至於六百二十四萬三千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思想犯占十分之八。

總督府因為一掃韓國人之愛國思想，作成順從之奴隸起見，不許言論機關之認可，倘有一二種之新聞雜誌必須一一檢閱，發見所有抗觸日當局之言論，則命令廢刊或停刊，一方面拘留記者，處以酷刑，又無條件逮捕稍有思想之人偽造罪名，虛構證據，加以拷問，施以惡刑，以所謂制令違反與治安維持法違反之罪名，處於徒刑，而重至死刑；雖然，反此思想犯之數日增，直接反抗日帝國主義者以幾何級數增加，此可以證明國家雖亡民族不亡之事實矣！

資本主義之第三階段的帝國主義的獲得殖民地，因為對內對外殖民地經濟的榨取與獨占了，日本對於韓國各種的政策不外於此。

韓國，本為農業國，人口十之八為農業者，沒有俄國革命以前那樣的大地主，土地之分配，比較平均，自作農居多，然日本人侵韓人以後，加以重稅，付以公課金，自作農的地位不能維持而漸變佃戶，侵韓後二十年之今日自作農與佃戶之比較如下表。

韓人農家戶數比較表

佃戶	五六・八%	佃戶兼自作農	三一・五%
自作農	九・五%	地主	二・二%

以上表看來，佃戶占全農家之十分之九，這些自作農所有之土地究竟為誰奪占耶？不用說都日本人奪取的，日本人用如何方法來奪取土地呢？韓國人以自作之農產物納付各種稅不敷，維持生活計而要借款，在這地步已經預備貸資的日本公司，銀行，乃至個人以擔保土地為條件，借於農民，這樣自作農人年年增加負債而沒有還償之機會，還償期間內不能還償，則沒收土地為日本人之所有，這樣沒收土地之機關有東洋拓殖會社，殖產銀行，金融組合等。

茲韓國人與日本人在韓國土地所有比較表示於下：

韓國人與日本人士地所有比較表

所有別	耕作面積	未墾地
國有地	一〇三，〇三四	九〇，二九〇
東拓所有地	二二三，七四九	—
日人大農場所有地	三五七，二六〇	二七，三五〇
日人小農場所有地	八〇，九二〇	—
日人低當地	八八五，二〇〇	—
計	一五四〇，一六三	一一七，六四〇
韓人所有土地	二九一六，三三二	五，九六七
合計	四四五六，四九五	一二三，六〇七

以上表比較來日本人所有土地，占全面積十分之四，此為二十年間之成績，可以推斷自今二十年以後，韓國土地完全為日人之手所歸，此為可痛可慘之事。

這樣所奪之土地，不肯給韓國人耕作，使日本移民耕作，所以韓人欲沒有土地，欲住沒有地方，求生路於他，此韓人跑到東三省的原故。

至於工業韓國本爲工業落後之國家，日本侵韓以前完全依靠手工業而沒現代式大工廠，日本侵韓以後大阪的工廠所製的大規模的工業品，以無關稅輸入韓國，壓倒手工業，且韓國內乃設許多工廠，生產商品，結果，韓國的手工業完全沒落，以後韓國於少數資本家，因爲自造工業品，雖設工廠，總督府對於日本人工廠及其他企業，以無利息借給巨額，補助經費，使依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之原則，設落韓人工廠，此証明日人之對韓國而至殖民地之政策如何奸巧如何酷毒。

至於商業亦以種種的手段保護日商，如上面所說的，借給巨款日商，使與韓人自由競爭以外，各學校，各種官公廳其他公共團體需要的商品，非經日商不買，而且大改其他各地之工廠，非日商不許特約，結果，韓國各地之商權完全歸於日商人之手中。

鑛業的認可特予日人以優先權而對於韓人阻害者甚多，其他一切的產業都如上例。

教 育

朝鮮總督府之教育，一方面爲同化教育，另一方面爲奴隸教育，日韓合併後，卽自京城，平壤等主要都市而至各村落沒收韓國政府機關或學者及韓國高官等所蒐集保藏之寶書，又使憲兵警官全國的細密搜索家宅，強奪關於韓國歷史之重要書籍類焚燒，這樣，使韓國後生不知本國之歷

史與文化及與日本之關係，所謂文化教育之名稱下着着輸入日本之文化，努力於文化征服。

關於教育機關，人口的比較上看來對於韓國人二千三百萬，有一千五百四十四個小學，二十個中學之設，對於日本人五十萬人口設六百六十四個小學，十八個中學，至於高等教育，有五個官立專門學校一個帝國大學，但是表面上宣傳爲韓人本位所設的，實際上，此等學校，十分之八九，收容日本人學生，今年之帝國大學選拔二百名之學生之中祇有三十韓國學生在內，這樣少數韓國學生的入學，不以考試成績爲標準，以學生之排日親日思想爲標準。

至於教職員教授，在小學採用韓人占全教員之半數，在中學，專門學校，大學，稀見韓人之教員教授一二人，此舉非以教授之資格採用，而爲調查壓迫學生之工具。

關於學課之排定，普通學校（小學校）教授之學課日完全同一日本之小學，內祇有一星期二時間之韓國語，在校內此韓國語之時間以外不許用韓國語，若韓人教員與學徒間偶發韓語則必被譴責，教課書之內容抹殺韓國之文化偽造韓國之歷史，誇張日本，韓國隸屬於日本，卽爲歷史之使命。

非依靠日本，韓國人不能生存等語所包含。

這種教育壓迫之下韓國學生，忤然而起，奮然而立，「反對殖民奴隸教育」，「撤廢民族差別」，

「減下授業料」，「排斥壓迫教育」，等口號下，有時提出要求，以罷課之手段抗爭，有時以毆打教員破壞建物校具等之暴動手段，反抗日本，這種運動逐年而增，遂月而加，全國之韓國學生，秘密裏互相連絡而組織化，其力量之增大不可忽視，他們之於韓國革命線上地位，亦占重要，這運動之一例一九三〇年之光州學生事件，本書之主人公尹義士有關此事故可見於下，

韓國革命之沿革

韓國因東洋之鎖國思想，修文偃武，閉關自守，民至老死，不見外事，紀元四一九九（西歷一八六六）年，俄艦來元山要求通商，而被拒之，是年十月法艦陷江華，而被我軍擊却之，自此五年後，美艦來江華，要求修約通商，而又被拒之，即大院君攝政十年力持排外主義之時代，當此李朝末葉，內政紊亂，貪官污吏之拔扈，將以誤國，於是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諸人，以遊覽外國，而鎖國主義之不適宜，開始通商各國，欲改革舊政，新建獨立帝國，於四二一七（一八八四）年甲申十月，雖起革命，時運不利，歸於失敗，後名曰甲申革命，此為韓國革命之嚆矢矣。

甲申革命失敗後，新進之談時務者，併被退黜，而頑固之勢益漲，十年以來，惡政日甚，權

貴之家，視官場爲金穴，地方之吏，取民膏爲貨泉，小民失產，愁冤滔天，於是保國安民，布德天下，廣濟蒼生爲目的，而各自爲心，同歸一體之大團結爲方法之東學黨出現，宣布檄文，宣傳各地，編動民衆，黨員激增，不久乃成大太之勢力，於紀元四二二七年甲午春，烽起革命，殺害貪官污吏，壓迫土豪劣紳，其勢蔓延於全國，以韓國政府之勢力，不能鎮壓遂請兵於李鴻章，使清日戰爭之導火線，此謂之甲午革命也。

清日戰爭告終，依馬關條約，韓國被承認完全無疑之獨立帝國，先是，於甲午革命失敗，而赴美國之徐載弼歸朝，欲鞏固獨立之基礎，倡建獨立門，獨立館，發行獨立新聞，募集人士，組織獨立協會，欲改舊政，打破階級，實行平等，然當時官僚，嫉妬徐氏，迫令去國，遂再渡美，徐氏去國後，安昌浩，李商在，李承晚諸氏，承徐氏之意繼續奮鬥，亦因官僚之壓迫及日人之陰謀，竟歸失敗。

紀元四二三七年（一九〇四）日俄戰爭，始告終局，日人之圖韓政策，日益顯著，韓國之運命，危在旦夕，國內革命志士，呼號奔走，新興之氣，蓬發全境，獨立協會失敗後，負笈赴美之安昌浩，乃奮然返國，專行遊說於全國各地，與梁起鐸，朴殷植等諸氏，辦理大韓每日新聞，帝國新聞，皇城新聞等言論機關，設立新興學校等，喚醒人民，培養人材，與全德基，安泰國，李甲

，李東寧，金九，李裕弼，車利錫等諸氏，秘密結社，名曰新民會，組織嚴密，精神確固，會員達八百餘人，此爲韓國秘密結社之始祖，初有之現代式之革命黨，其目的，在排除在韓之日人勢力，革新腐敗政府，建設新興獨立國家，此會日益擴大，勢成浩大，將有傾國大舉之概，此會之內容，爲日人所探悉，（時韓國被完全合併後也，）日人以謀殺寺內總督罪名，加諸新民會員，以致尹致昊，梁起鐸，柳東悅，車利錫，鮮于煥等一百五人之大疑獄事件，一網打盡，當時之革命分子，此外安昌浩，尹致昊等所組織之新民會之表現部門運動團體「青年學會友」，與同安昌浩所設立之國內最優教育機關「大成學校」亦受同一之禍，事前安昌浩，李甲，以射殺伊藤博文之安重根共謀嫌疑，爲日人所監視壓迫，亡命於美國，僅免百五人事件之難。

國內革命志士，以日人訟告種種之罪名，非羅法網，爲被其所監視，國內革命運動，一時沈潛，而在國外之俄領滿洲等地，同志會合，劃策復國之大計者不少，特在美國，因安重根射殺伊藤博文之關係，亡命此地之安昌浩，改設國民會，爲韓人唯一之自治機關，改前次彼在美所發行之共立新聞爲新韓民報，益加整理擴充，宣傳獨立運動，指導民衆，又與宋鍾翊等十三人發起興士團，作曾在本國所設立「青年學友會」之後身，其部門運動之目的，以務實力行忠義勇敢之精神，同盟修鍊，作成健全人格，鞏固神聖團結，作民族前途大業之基礎，此實爲革命人材之養成，

革命黨之基本組織矣！

紀元四二五一年（一九一八）歐洲大戰告終，美國威遜大統領所主唱民族自決主義之聲，高調於全世界，各殖民地以及被壓迫民族，皆齊起解放運動，十年間日倭鐵蹄下，臥薪嘗膽，以復國作生命之韓國民衆，翌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一齊蜂起，高唱獨立萬歲，反抗日本，宣言韓國獨立，內外響應，震動世界，組織韓國臨時政府於中國上海，由美到上海之安昌浩，李承晚，李東輝，李東寧，金奎植等，均爲政府閣員，進行獨立運動，一方安昌浩，李東寧，金九，李裕弼，申利錫，宋秉祚等爲新民會之老同志，糾合革命志士，組織韓國獨立黨，着着進行革命工作，本書之主人公尹奉吉義士，亦係此黨之工作，此外以滿洲爲根據，有朝鮮革命黨之組織，因地理之關係雖名稱相異，而與韓國獨立黨完全同其步趨矣。

環境與尹奉吉義士的誕生

日帝國主義，自從中日甲午，日俄甲辰二次戰爭之勝利以後，益發的扯開了它那帝國主義的獠像，以種種非法的強盜手段去，掠奪或強劫弱小民族的領土；數十年以來一步步的搶去了台灣，琉球，繼而又惡狠狠的把東方一個不知戰事的韓國奪去了！可憐韓國就在這慘淡的歸命鐘聲的

悲鳴之下喪失了它那三千里秀美錦繡的山河，截斷了它那五千餘年放着光明歷史的車輪，而更把二千萬自由的民族，驅送在日帝國主義的爪牙鐵蹄之下，以供它們任意的嚼嚼和踐踏！嗚呼！三千里江山，二千萬民族，就此這樣無聲無息的淪亡下去嗎？

時在一九〇八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春之神照例的降到人間，蔚藍的天空，驕的陽光正放射出七色的光華，照遍着宇宙的萬物；便了彷徨街頭，流落載途的韓國民族，也賜給了深深的安慰。白雲片片，鳥兒旋空，放喉鳴着「春之曲」，枯寂的農村也添滿了興奮愉快的美意；就在這樣的明媚春天的一日，韓國，忠清南道禮山，柿樑村之某一個貧苦的農家中，呱呱的一聲，墮下了人類社會的一個肉軀，這就是在下要述說的轟動宇宙，恐懼了日帝國主義的尹奉吉義士矣！

古語說得好，「時代造英雄」；看當時時代社會是和平安逸的話，必定需要一些詩人，藝術家等來，歌頌這個社會的美滿；反之它那社會的一切是在不安的，戰雲所瀰滿了的社會的話，必定是產出一些英雄豪傑之輩來改造它；這正是時代的反響，是天經地義的原理；那麼在那時誕生尹義士的時代，環境，是如何的一種時代，環境呢？至而何以會有今日這般，萬古不朽的偉蹟呢？政客，客僚們的分黨割據，是當朝的一種特形，弄得國運如絲如麻，他們只知求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對於政治，人民，更是莫不關心所以民不聊生，皆陷於悽苦的境域裡去；在這樣的危在

眉睫之時，如有閔泳煥，趙秉世等之諸烈士，都不願目睹，這般政治之腐敗，甘願流盡自己的鮮血去，呼醒大眾；因此這種血淚的吶喊，正使了甘夢於危路上的民衆，給了很大的反響；而轟動一世的謀刺日使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義士之傳聞，又使了徘徊於亡國線的民衆，又給了極大的教訓和感慨；同時在襁褓中的尹義士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受了神偉的洗禮！

受了偉人，烈士，洗禮的他，未來的前途是怎樣的呢？

自古有諺！山明水秀之處，必產出些寵兒嬌女；巍巍奇峯的所在，必定的有壯士豪傑，等來點綴着這個自然的形勢。

奇巍的山峯，嬌麗的遠野；有淙淙的泉溪，汪洋怒號的滄海，有層峯重疊的伽佛山，裊裊吐煙的柿樑村；這正是誕生尹義士的所在，這種天然的雄勢，足以使凡人，憶起桃源之慨，忘其爲超出了凡俗，登上了絕世的天堂一般了，因爲有了這一種環境的陶冶，會產出了尹義士那種超人奇烈的性格吧？！

處於危機的家鄉

人類社會的進化，隨着人類勞動力的進化改良而逐漸減變其生產方式；由愚笨的手工業，而

渡進了現世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在這種畸形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常常的以其殘惡的手段去鎮壓弱小的民族，使了出於大自然界裡，自食其力的人們，也就漸漸的旋入這慘苦的奴隸，壓迫的境域裡去！

處處沒落於社會軌輪後的韓國，在歐美諸國雖都渡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但它依然在原始社會所遺下來的自食其力的手工業的方式舊制度之下他們還過着那大自然的安樂生活，但是自從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吞併摧殘了以後，遂張開了血盆似的禍口，把整千整萬的韓國人民的生命，都吹入了恐慌的旋渦裡去，使他們過那流浪，彷徨，飢寒交迫的生活：而推聯到和平的禮山柿梁村這個地方（尹戰士之生地）亦隨着狂風般的惡潮，旋入了恐慌的危機裡，以此開始其人類底吶喊：經濟恐慌底旋渦裡去了！

尹戰士的神才之超群

因着尹戰士的天資非常聰明，所以在三歲時就由他的祖父教書，他咿咿啞啞的讀書的聲音，非常嘹亮動人，並且他的記憶力特好就能教他一他就記得一，所以隣家的人們，都說他是神童，以此稱讚不絕，在他祖父也聽聞之下，亦喜不自勝，常以手撫摸着尹戰士之頭頂，讚其神威的聰

明，而自思以爲神童的前程，亦是不可限量的！

隨着日月的消逝光陰的奔流，尹義士漸漸長大起來了，他那強硬不屈的性格，和天性沈靜肅然的態度，時時隨着生理的異化而露落于外，使人引起莫明的崇拜：有時與鄰童因細故鬥毆的時候，不論其對於之年齡較爲自己或大或小結果總是使他屈服於自己之下才止。有時或受師長之嚴勵的責備，或是受父母的鞭撻之時，他只是以剛強沈默的態度去，始終不言不語的挨受，從沒有求過半毫的憐情，所以村中多人，皆論其性格皆與衆人不同，故又呼叫之謂，小英雄之別號，并且都希望他將來能做一番驚轟世界之事業，爲了這村爭口氣，尤其是在他的父母，更希望他的前途之偉大，而時時熱心的教導他走入正途，以備將來爲祖國爭名，爲爭族耀！

一年學校生活的斷片

韓日「七條約」成立以後，過不去三年的時光，奸惡的日本帝國主義遂運用其蠻橫的手段去強迫韓國；于是就訂立了「日韓合併」的亡國條約，因此遂引起一般愛國民衆之極爲憤懣之舉動，自此以後，使整個的韓民族，整個的國家，被日帝國主義益大的血口之中吞了下去，過着那奴隸般的生活：被支配擗取在日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過着一切非人類的鞭驅之生活，所謂錦繡江山，自

由民族，燦爛的歷史，隨着這區區若小的一張條約而葬送到人類間最爲痛苦最爲卑賤的「亡國奴」慘境裡去了！就此以後，韓國自由的民族，再也得不見光明的天日了。

韓國自從「日韓合併」的成立以後，日本即委命寺內政毅爲朝鮮總督，自他就任以後，他那如政治的手段以及陰謀的手腕，毫不下於前任總監之伊藤博文之奸惡，因此他就運用了他的棘端手腕去，先着于文化侵略的奴隸教育與同化教育於韓國，以此由他的所謂新文化教育之下，勵行着一切麻醉民族意識的教育，使着韓國人民，聽了他的甜言蜜語便入其陷阱，好作爲基本的奴隸和任其支配下的牛馬。

但是，從自過去三千年來受了深根蒂入的漢學影響的韓國民族，他們的觀念之中，只有儒教，道德的桔械來堅銷着，任憑日帝國主義去使用任何狡猾的宣傳和鼓動新文化教育，結果難于發生一些効力，只有一般甘心作亡國奴的一部分人們被是愛花花的黃金和昇官的夢所迷，而在那裡樣讚揚其莫明其妙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政策的優美而已。

刁滑的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料到這種方法之失敗，因此遂改變他的第二步方針；一方面利用了金錢去愚弄無知的人們，並且在學校裡多設些博得兒童心理的玩具，遊戲等，使學生們打消厭惡漢學之心，和增加入學者之興趣，並且能通日文日語的韓人，可以高資去作官等之傳宣；在另

一方面強迫的手段去，調查入學年齡的兒童，以便實行強迫拉入學校等事，在這種強權威脅之下，俱有子弟的人們，不得不含怒抱憤去，把子弟由慈愛的父母之慈懷裡送到仇視敵人的虎口之中，以造未來的奴隸，將來可鞏其日本帝國主義的爪牙，這時候尹義士的父母，也把自己的兒子，不得已的強迫的威脅之下，亦送到日教育的學校裡去了。

隨着光陰的消逝和日月的循環，日帝國主義開始實行其強制新教育的時間也有一年的韶光了，在這一年的距離裡日帝國主義的煽動同化教育的力量，一天比一天浩大，同時在反面，反對它的對壘也不因此而減少，在這樣形勢之下的，俱有被逼入學兒童的父母家長們，乘此兩派鬥爭的險潮之下，紛紛的逃離日帝國主義的強迫教育機關而重入漢學私塾裡去，尹義士也在這時候，僥倖的逃出來了，這樣多事煩亂的日帝國主義的強迫教育之下就有受日教育一年的歷史。

漢學者李光雲先生的教授

自此尹義士離開了日帝國主義的教育機關以後，重復的回到漢學者李光雲先生的私塾裡，李光雲先生者，不但對於漢學擅長，而對於古代歷史以及政治，哲學等，尤為透澈，他那時俱有的贊誠熱烈的愛國思想，尤為使人欽仰，所以當地的大小人民，無不喜歡聽他的言論以及受他的指

導！

李先生，自幼就有超人過目的愛國思想，至到在年青的時候，就投身到政界，以熱烈滾血惡言論去，常常對那徘徊於亡國歧途的民衆們，喚其醒夢；後有了甲辰年的日俄戰爭以後，目視着國運是日衰，民更爲不聊生，而眼看着日帝國主義的血盆大口，幾乎臨頭，在這危在眉睫的當兒，他再也不能坐視針墊了因此又進一步的投到新開界，以及刊物，雜誌界上；更進一步的鼓吹民衆思想的運動，幷立在街頭巷尾，招集民衆，對民衆講演，語詞多以攻擊當代政局之腐敗，以及人民之不覺悟；在聽聞下的民衆，無不感嘆其愛國熱烈精神；便有紛紛投身其下，共同救國救民之同志；因此招集了大衆的同志，不顧晝夜的勞心費力，奔走各方，以挽救當時之危機；不了好事多磨天不人意，可惡的賣國政官們，便私私的訂下了賣國辱族的七條約，看到這樣悲楚的事情的李光雲先生是，如同受到千把萬的尖刀，齊入他的心坎一般慘痛，他負着滿腔的悲憤，就竭下了他的革命工作，隱退鄉間，過他的絕世隔塵的安逸日子，以開始他悠悠的教鞭生活矣！

自古三千餘年來，盛行韓國的孔孟的漢學，已經早使二千萬的民族，堅牢的桎梏；所以李先生一方面合乎當代人之心之漢學以教授於民衆，幷另一方面則輸入歐美的新學術去灌漑人民，如教授世界以及歷代之歷史地理偉人記等，以開達學生之潮流的思想及萌芽他們愛國的意識！

在這樣教育下的學生們，學業是日益發展着長進，同時愛國種族的意識，亦隨之而堅固；在此中尹義士的超群之思想，早已流露於外，以此李光雲先生的異眼，早已識顧到尹義士的未來，故特別的器重他的將來之前途故尹義士就在這時起，就由愛國先烈李先生之愛國意識之下灌漑了偉大的思想！

國恥紀念日講演の片斷

大概是吧！在一九一〇年八月廿九日的那天，是韓國歷史上民族上給了一個最慘痛，最憤辱的永遠不能忘掉的一個日子，因着有了這一天，便使了韓國五千餘年來遺下來的光華歷史，和二十萬自由的民族，一并葬送到死的墳墓裡去就此深深的刻下了永久洗不去的亡國跡痕！

唉！不知是時間的無情？是人類的不關心？亡國後在慘酷的日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過那奴隸般不自由的生活，也就悠悠然的已經有了十(三)個年的幽長時光了！在這長長的十三年亡國日子裡的韓人民，是無時無刻的在蠻悍的蹂躪之下，過着摧殘的生活，并且無日不在深層的地獄之下呻吟；在李先生每年輪到這個日子時候，他總是高喊着囑調去痛擊着朝廷的昏庸和無能，至於講到激烈悲憤的時候，總是推胸頓足，仰天大罵，誠懇的熱淚，也隨之滴滴的落下，若大的廣

衆，也遂成爲哀號的喪場，以至感嘆的意識之下，大衆的愛國的心是，不覺的種下在心田裡了。尤其，常常的以他尖銳的目光和靈活的頭腦去，給一般學生們，或是民衆們暴露着當朝的衰亡危途的根源和，由過去所流傳下來的處於不幸的國運；以至細透的把學生們指給於愛民族之道路上；被他的熱心所感化的學生們，都以沉痛的態度去，接受這偉大的灌溉和力量！

走到第十二週紀念日的今日，李光雲先生是，依然悲憤沉痛的態度去，走上了萬衆的台上，悲不盡的顏臉去，回顧了周圍，開始講演了：

親愛的諸位！我相信吾韓三千里疆土的命運，二千萬大衆的生命是還沒有死盡的了，只有奄奄待斃着生命的餘燭還在待燃，還待挽救；只要我們的滾的熱血，還在奔流，燒的心火還在燃的話，我們肯負起重大的使命去努力，不難挽救在這彷徨流浪於危途的國家，和同時亦不難恢復於我們已亡的自卅，只要我們是俱有百折不撓的精神，那麼成功不遠於在我們之前了。

哦！親愛的諸位和未來的戰士：過去流着鮮血的先烈他正在渴望着你們去，踏着他那腥臭的血路，繼他們的遺志，你們應當會想像到如何去努力和奮鬥以達到這個目的以安慰在九泉下含怨抱怨而死的諸烈士嗎？

諸位：我百二十分的希望諸位，千萬不要爲了自己私慾的利益而爭執，應當投身革命，爲國

爲族而犧牲：與敵至死澈底的爭鬥到底，一刻也不可洩息；并且你們的意識，一刻一秒也不要忘掉已處於亡了國的我韓民族，這種事情是人類生存於宇宙間的一種有代價的生活，也就是榮耀了祖國的一種偉事；但是退一步還要明白，在過去曾產出了無數不計的先義士那驚人之偉蹟已爲國犧牲了不少，如今反而爲什麼吾韓國光明的歷史，會轉入這種亡危的路途上走呢？

諸位：這是在我們未來戰士們，不可不檢討的一件重要問題，如不以此對症下藥，反會發生出無數白犧牲的無價值的事情的，那麼，我們要探討在過去錯誤的是在那裡呢？誰都不能否認的實事，也是在過去的歷史，業已告訴我們說：黨派之割據和不能共同一線的「自私」觀念裡，就會引起自相慘殺，招入外寇，以禍自身的種事情；我們卽然覺悟澈底到這一錯點，應當不顧晝夜，無時無刻的反省着記牢着，并明了自己所負的重大底任務，而認識着應該如何去爲國爲族効勞？！

親愛的諸位：歷史業已告訴我們，使我們也已經知道了，在過去歷史中的吾韓國民族的思想，是俱着極幼稚最卑賤的觀念的，那時在他們的觀念裡，只有認識着他自己的父母、和餘其與他有血肉關係的親人們，另外他們并未料到這些觀念中的想像中的人物之外，還有什麼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因此他們便不懂得，他自己俱着重大任務于國家之一員，更未料到，他們自己和國家民族是發生着有甚麼關係？更至不會覺悟到，一國一族的興亡，會有與人民的「幸福」與「不幸」有

潛伏着怎樣的關係？所以他們在狹義卑賤的污念之中，只有慾望的滿足和卑陋的妄想是他們唯一的人生觀，因着他們的人生觀是如此，至而頭腦中所盤旋的意識是只有貪取目前的微些粟利，因此他們再不會望遠的看到未來享不盡的一切幸福。諸位，要明白這種家族個人的觀念是極錯的。

諸位啊——要曉得在當時不論是執政的官吏以及在下的人民，皆不會顧念到的國家的前途是在危險，只是在混頭混腦般的迷夢裡，只過着作夢般的生活；只會在機械般的支配之下，過着木偶式的人生，他們以職業之根本爲，不是爲「大眾」，而是認它是保持個人飯碗的一種招牌，所以以至會發生出「搖尾巴」「獻鬼臉」種種的醜態！以此錯將錯的下去，如今到了這種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有了今日這般將要死滅了整個民族，喪失了整個國家的痛苦的日子。

唉！諸位！我們要澈底的明瞭，我們國家所淪亡的最大原因是在那裡？這不但除了狗黨狐派的自相割據之外，還由負着偉大使命的歷史車輪，早已判決它興亡的命運了，同時由過去的昏官庸政裡所積下來的惡政所致；但是諸位試問問，韓末執政者的官吏們，如果人人都捨棄了個私的利益而以犧牲的精神去團結一致，都要想救出這將走於危亡的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的話，那麼我相信那種犧牲精神的結晶裡將必定會發生出莫明其妙的一種偉大底力量的；雖說如今不能夠國強族興之形勢，也不至於會走到如今日這般亡國前途之中的，那麼諸位啊！在過去的一切，成了木已

成舟的悲史了，不必再提起的必要，在現在只是拿出嶄新的精神和無畏的力量去，探討怎樣的由日帝主義的虎口之下會逃生出來，以重新恢復我們的愛好江山，自由的民族呢？我想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二千萬的整個民族的腦子裡，都有韓國二字在記牢的話，那麼，齊心一力的精神之下，必會發生出偉大的力量的，在那時便抓住了過去所錯誤的弱點，採取了澈底的理論，鐵一般的團結之下，與敵不容分死，在鳴鼓齊戈的喚聲之下與敵相殺，我相信勝利的凱旋不遠鳴在我們的耳中，光明燦爛的自由之光，不會不再回照耀到慘淡悲楚的我們疆土上了。

呵諸位！我們即知道了我們的時機是在臨，不能再坐視沉淪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抱着破釜沉舟的精神去，應當趕緊的挺身拔失，執戈起舞，與敵作一死戰以決最後的雄雌，以求爲國爲族之榮吧！

五小時的睡眠和尹義士的篤學

尹義士自於李光雲先生的指導之下，所培養的愛國精神是非常明澈和真實；在他每每目睹着二千三百萬的民族，會蹂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過着慘苦摧殘的情形的時候，他的心痛得如千刀萬刃齊入他心坎一般；以此他是極憤恨日帝國主義的蠻橫，并且暗暗的感嘆着國家運命不

幸的遭遇；因此他常常的反省到：

人類本都是俱着同樣平等權力的，但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者會壓迫會支配我們的權力呢？另一方面，我們同是平等的人類爲何在牠的亂蹄之下，當牛馬般的會受他們的壓迫和支配呢？這恐怕不是造世的原理吧；哦！明白了，這都是現人類社會制度之下產生的一種不平衡的產物，因爲有了它，所以在安樂的人類社會上，常常的會發生着哀號，呻吟，的慘聲和腥臭，鮮紅，流血，的慘劇；我們是應該拚命的與它反抗爲爭取我們已失去的自由和改善我們奴隸般的牛馬生活；我只相信，這些都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去圖謀，才會謀得人類間真實的平等；和權力的；所以我們不怕一切——，它們雖然以殺人的槍炮和利器來阻我們的反抗，但是，那裡能阻得住我們的熱血的奔流呢？又回想到，在過去戰爭中鋪滿着鮮血的人類歷史和韓國的亡史，這怎又不激動他熱血的狂流呢？雖然有兇暴號濤的滄海，巍巍奇壘的山峰和滿途荆棘的險路來阻擋我們的前進，但又那能阻止住他那血的沸騰呢？

人類決不是環境的屬物，是相對獨立的高等動物，但人類應當以其俱有之高尚的理想去，克制環境，改造腐敗的社會，那實在才是真人類，是偉大的勝利者，而且人類在不平的桎梏裡，應當爲了千百的群中，高舉着真理的旗幟打出一條活條，爲自己大衆的不平等，那才是人類在社會

中的過程裡俱有真實生命價值的事情，如果一個人類不能克其惡劣的環境而受運命的支配的話，那是弱者，是落伍的表示；

這樣不斷理想的尹義士，決不會俱有這樣弱者的表示的，他是俱有着能克制惡劣環境的偉力，同時他也在理想着將來，高舉着革命的旗幟高喊着向倭寇驅逐，以至恢復自由的韓國民族，因此他又連憶到在壬辰之役以區區的龜船（潛水艇之一種）去破沒了無數倭敵海軍的勇將李忠武公舜臣先烈忠勇與智慧的事跡，又想像到受了甲申革命的慘遭失敗而亡命日本的金玉均志士的偉大人格，他常常以種種偉人烈士的事蹟來比喻着自己的前途，同時他常常的想着着在過去先遊義士們所遺下給後人的事業，是好似都是專授給了他作似的，他這種及省以及想像着自己前途的偉業是，不知有幾數的次數了，他這種的超群的思想早已示出了他未來的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

尹義士已認識出將來一切事業之成功，皆由勤勞與犧牲之精神而所得，由此他就開始實行五小時睡眠的勤勞法以爲上進之策，其以外之時間皆爲攻讀之需，後因其雙親視其這般勤苦，恐與其身有碍，便引之遊山打獵之事，無乃強心成性的尹義士，卒不得聽；後這般五小時睡眠的勵行直至上海仍亦爲篤行；尹義士之此般堅固的精神，恐爲造此偉事之根原耶？

李光雲先生的逝世與三位先生的被逐

在尹義士十三歲的一個仲秋，他們認為唯一的李光雲先生是因着急疾脫離了紅塵，走上了永遠不返的陰間社會了，先生享年四十二歲。

認為比自己的父母還更熱誠慈愛的李先生之逝世，使他們是受了怎樣的打擊和痛心的事情呢？在他們是非常認為李先生對於他們的教育是熱烈的，忠誠的；所以他們這般熱烈忠誠的受着李先生的教導是，如同在黑暗的地獄裡，得着了光明的路門一般：又好像幼弱的一棵小樹，得着了滿足的灌溉一般：但是到如今，他們一旦失却了黑暗的光亮和滿足的灌溉之本的李先生之死，怎不使他們悲哀和悵惘哩！

自此，他們的生命是如同失了母羊的羊羔一般可憐，他們的前途是，如同無舵的孤舟，亂漂于汪洋中一般的危險，他們是極感到現實生活是無上的悲哀和痛心。

尹義士就在這個時候，才讀完四書（從前是皆讀古文），正是少年人求學邁進的時候，現在既然因着李先生的逝世而阻進了他們的學業，雖說感覺到李光雲先生的逝世是極爲悲哀的事情，但不能不爲了將來的前途計，忍着心中的悲哀而還要圖謀繼續教授學問的教員，因此費力尋找的結

果，聘請了一位飯桶庸綠的先生，所以學生們非常感覺到氣憤，然「米已成飯」只得容納了。

嗣後，所謂新聘的新教員，觀察到一切學生之中，目中的尹義士是那般聰明超人，并其特俱的性格，不能不使他暗暗的嘆稱其才能，因此他遂運用了自己一切的能力和學識去，盡心教導于學生們，但是亦然爲學生們反對着他的無能！

事情是愈向前愈要弄糟；在過去的反感而成爲排斥他了，并且由尹義士等多人，就直接正面的質問他的識能：「先生：你知道教育根本意義在那裡嗎？「你知道教員的重職在那裡嗎？」

「你們這般所謂昏庸無能的飯桶先生們，只知教育的根本意義是，書本上的「之乎者也」的板書，所謂教育者的責任，是認爲一種混飯吃的「文盲底的工具；自古至今溯憶吾韓國之所以會淪落這種被人統治，被人壓迫的亡國立場上，也都是由你們這般昏庸的教育者所誤，像你們這般誤國家，誤民族，誤人子弟的罪孽，知道比天還高嗎？」

「在你們這般頑固，庸碌的觀念中，也會經稍稍的想着，爲了一碗飯的卑慾而，以至造成誤國，誤族，誤人子弟的罪惡是不對？」請你誠懇的明白，教育本質的所在，教育者即爲養成民族意識，而爲將來的國家民族而謀幸爲目的；同時教員責任之所在，是以先知先覺者之責任去領導後來學生，以造成將來之國家樑棟，改造新的社會和國家爲主的。」

在過去曾受李先生那般熱烈教育之下，栽培了愛國意識的這般學生們，使他們見了此種混庸先生之輩，怎能不引起憤怒和趕驅的舉動了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聘一個趕一個，一連調換了三個教師，總未獲得他們所理想，所需要的教師，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已明白在這種腐敗塗地的社會裡，再也求不到像李先生般熱心誠摯的教師了，因之自此他們就採取了勵行由自己的研究與討論的方法，去邁進學業之策，這都是尹義士的指導之下，進行着：雖然自修的力量是較為李先生教授時微弱一點，但他們互相勉勵，互相勸導與努力的結果，後來對於四書五經，無不精通之勢，因此村中多人，都把尹義士稱讚為將來可造之人，而勉其為「少年學者」之別號矣！

韓國農村經濟的沒落和慘狀

日韓合併以後畸形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步步向着由都市復為農村積極的侵略着，正似猛獸毒蛇的風捷般，使韓國的農村也隨之步步的陷入破產，沒落的苦况裡去，加之土地，「所有權」法律的確立以後，即刻的產生積極侵蝕「土地兼併」的事情；可惡的日帝國資本主義，在這種無人道殘酷法律的保衛之下，由繁華的都市經濟裡再剝削，掠劫到凋落的農村社會裡，它這樣所經過的地方，都在慘慘的殞落着，恐慌着，使着全國的整個經濟，都陷於崩毀的慘境裡去，使

着在這經濟崩毀圈裡的人民，都撼動着生活的拮据，都鬧着生活前途的危機。

「禍不單行」加之經濟崩毀的影響而牽連到農產物價格的暴落和都市市場購賣力之薄弱，因之在都市裡漸漸的增加出小商人們的倒閉和失業群衆的蔓延：在農村裡，因之農產物之低落與洋貨的暴漲，本受於農村經濟恐慌影響下的農民，更使之他們趕驅到死路的末上途了，

在這種雙重危機下受宰割的人民，不得已由農村向着都市奔往，在都市的人們是被逐的過了鴨綠江的國境，牽着——父母，弱妻幼子，都向着北滿洲奔路！但有一些小資產小地主地位的部人，他把由先祖遺下來的一切遺產田地，可當的就當，可押的就押，以至當押賣之一空，也不再無物可當可賣了，因之再由告資借貸而由高利息的摧債之下，也都向着，離開祖國，過了鴨綠江國境北滿洲去，希望着再有此着優越些的生活。

還有一些農夫們，都希望着乘別人離開農村而向別處謀路的當兒，乘機單獨的豐種之慾，冒着暴光風雨的侵蝕，忍着饑餓迫塞的肚皮，忍耐着——流的血汗，疲勞的身軀：辛辛苦苦栽種着種種米穀，一至盡心到熟黃的米穀，在秋風的飛過之下左右搖蕩着的時候，在一年中所流的血汗，和一切餓肚皮的痛苦，都忘懷到九霄裡去了。

但是不平衡的這個社會：總是使着勞苦的人們，增加痛苦；這個時際，可惡的債魔又要來摧

命了，可恨，辛辛苦苦，忍餓耐饑的，由血汗的淚種熟的米穀，未到這些農人手中以前，就由這債那押的名義之下，拿之一空；而還受地主們討本的難堪哩！可憐，又要擁聚家老妻少去，都逃亡着都市和北滿洲的地方，希望再有些比較安定的活路！

這般殘酷，慘淡的農村經濟之破滅，已經整個的瀰滿了全國三千里的疆土上了，同時覆蓋着，死的光茫和死的灰神，將要決定整個二千三百萬民族生命了，在這種萬難的境域之下，看到這慘狀的尹義士，忍着暴漲的怒火緊握着兩隻手，東奔西跑的呼吶着要想救濟處於危亡的農村經濟恐慌下的農民，因此由多數的同志籌劃着如何救濟農村經濟恐慌的危機辦法；結果，決定組織農民組合的初步，農民會去以救濟的辦法了！于是一切都由尹義士的領導與籌劃之下，順利的進行着。

農民組合的準備初步「農民會」的組織

所謂「農民會」是「農民組合」的一個準備集團；換而言之，它以組織農民會的初步去共同渡進農民組合的一個準備事業的集團；以其組織之內容及宗旨而言：以整個農民中所出納的少數資本去經營一所交易商品的實業社，以低廉的價格去交買農民所需之一切物品，其宗旨，不需要經過

資本家商人們的數層剝削而以重資販賣商人的東西，以求自己的力量和財能去經營小規模的消費合作社去減輕價格去賣與農民；還有在農民之中若有急需債款的時候，盡可以到農民會去借債，一則是輕利與無脅迫索款的便宜上，二則是可免掉資本家們的高利底剝削，以及摧債掠奪等種種的事情。換句話說，這種事業的宗旨是，一方面以自己的力量去挽救自己的困難；另一面是，不需要再被資本家地主們的重剝和掠劫；這種事業的各點上，都與歿落的或不振興的貧農社會上是極為合法的事業；但雖說是事情總是違背人意，人們雖蓄此意，但受經濟掠劫一空的貧農社會裡，是很小的資本，但已很難於籌劃了，但決不因而人們要打斷了此念，尤其熱誠的尹義士更為活躍著努力了。

結果，在貧農身上一時決不會拿出這些資本，因此由尹義士的提議，決計由每人每家，每日家常生活的經費上畧少減縮開支去蓄金，這樣每人都實行其辦法了！

事情是這樣的決議了，每個人們也都是十二分的努力於這點事情上；并且還由尹義士以及熱心的多人去到處給農民們講演，或解釋，如何的努力於蓄金，如何的由自己力量去挽救自己，這樣的一方宣傳和努力蓄金的結果，不久的數個月果然募得許多資本了，因此立刻要成立農民會的事業了，這樣尹義士是很奔忙於組織農民會的事情！

尹義士的發起組織自進會

農村經濟沒落的猛潮，無空不入的蹂躪到立於死的生命線的韓國貧農社會裡，使之陷於這種慘境的韓農們，都在緊緊的抵着饑餓的肚皮，都在等着死神來永久的將他們給以公平的裁制！

雖然部分的貧農陷于這種灰死底狀態裡，任其運命之神去擺佈；但部分的農民還在呼號着掙扎着向活路，而尤爲可感者，卽這些農民中的子弟們，他們都因着這種惡潮的侵襲，使之家庭呢蕩產盡財，而在自己是處于綴學停讀，但是他們決不因之這些痛苦而打斷了他們求知的慾念，他們在口口聲聲的高喊要求着「人類平等教育」，但殘酷的社會，殘暴的人類，再也不會聽見到這種的口喊聲，再也不會憐恤他們的哀號了，仍然是按着舊軌進行着：這種依然是在繼續的侵襲，呼喊者還在依舊的呼怨；說明白一點，還是「不平衡」！

他們的要求教育平等是太認爲瞎眼了，說實在一些，現社會的一切——，都是有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們所獨佔物，教育何嘗不也是私有制的獨佔物呢，現在口呼着需要人類教育的他們，簡直是硬撞和妄想！

在過去專會麻醉人們的一般學者的謬論，依然橫行於世，還在「裝腔做勢」的「依老賣老」的夢

嚙般的謬說去賣腔着：若如，「惡者派鬼造禍，善者由天施福」的逆話，這種逆耳的話，在過去的人類，和在以三條腿走路的古代，是可以爲麻醉人民於「不反抗」工具上施用了，但時代的車輪已馳過那個時代了，同時歷史的照魔鏡，亦穿破了這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們麻醉無者及弱者的西洋花鏡了，聰明的人們，聰明的看看吧！在這種冷酷，惡濁，黑暗，腐化，不講公理的現實裡，眼中所見的，都無非與土匪，強盜般亂強亂劫，弱者是被強者馴服着，無者是被有者支配着，那裡還有會，什麼「由天施福啦」派鬼造禍的「一會事呢」？

如果依着上面的道理，善者是該有福，惡者是應受禍，那麼由自幾千年以前起，就在「善良社會裡過着「善」生活的韓人民是何在「萬惡無比」的日帝主義手裡，任意的宰割和殘殺呢？這也就是拿着「惡者派鬼造禍，善者由天施福」的大道理的嗎？這種「善」與「惡」「福」與「禍」，不是專指着「有者」與「帝國主義」們強劫無者和壓迫弱小者的一種欺騙的玩意兒的嗎？高唱着這種麻醉意識的走狗者們，還在高唱着又如「勤者之貴」，「怠者之貧」的謬論，這又是多麼矛盾現實社會的一個謬論呀。

不會看見嗎？資本家以及地主們，終年終日的在「金玉高樓」中以「美酒醇羹」爲其過之生活方式；但在這樣的反面，就有很多的無產大衆，一日之內亦不能維持一飽，而更流落彷徨於長途

：雖然資本家以及許多地主們，不曾費過一點微力，而能够任意的霍揮他們所想的慾望，并且還能夠許多數不盡的地產和物財，深藏于「金櫃倉庫」裡陳腐着臭爛着，但試問問他們做過些什麼勞力的事情，而會享受這種一切物質財金的報効呢？但反一面的那些窘苦的人們看看吧！他們也未曾怠惰一些，而何以會遭挨餓挨寒的這種生活呢？這就是「勤者有貴，」「怠者有貧」的報効嗎？現實社會上，一切都是不平衡的，都是假的，尤其是像這種麻醉，欺騙人的謬論，更是假的，有些資本主義以及統治別種族的帝國主義們，常以宣傳着「反抗」是違背道德（？）違背天意的一種極大的罪惡，如果犯了便有「天罪」與「入地獄」的欺騙，麻醉的謊論。

但是處于亂蹄下受蹂躪的韓民是，在過去的欺瞞和失敗裡面，已認識了這些兇像了，因此他們進一步要挽救這些，沉醉民衆的意識起見，非常的需要真實的民族教育，但在上述一般，由日帝國主義以及資本主義之榨取與掠奪之下，已陷於彷徨，徘徊於饑餓的死途上的韓民，雖然需要這些種種的希望，但是沒有力量呀！

看到這種危機和人們的需要而吶喊的尹義士，心已疼了，以爲不能再坐久視，便起來素與志同道合的幾個朋友苦心熬意的籌謀組織了挽救「平等教育」與「人類知識」等的自進會，因此，在熱誠和奮鬥的結果，在農民會的隸屬之下，便組織成功了「自進會」了。

自進會的宗旨

- 一·組織夜校，以爲促進貧童們之免資求學之機會。
- 二·開設農民講習所，以促進無知農民等之科學合理化的農業常識上的一切知識，以爲改良陳舊之農產方式。
- 三·開設民衆講演會，以報告，討論國內外之時事，并演講公衆及私人衛生等，以促進普及知識化！
- 四·養成互相親善，親睦之美德，以鞏固團結民衆之力量！

夜學校的誠意

在當時因爲受了經濟的拮据和沒有相宜教師的原故，而不能夠繼續的再辦的那學校是，因着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之下，許多人都感到沒有學校的痛苦和得不到知識的痛苦，因此看到困難於大衆的尹義士，便再想法開辦學校的計劃，在他耗費神身去求助于鄉董與士紳們的結果，租到在一個人久爲廢址的私塾的舊地，認爲開辦學校的地點了，就此尹義士便招集了隣村的村童，開始教授

起功課了。

這樣的經過了幾月之後，有許多的學生們，因為家中過於窘困，所以經濟上感到非常困難，因此又不能夠再求學的能力了，所以都休學去幫助其家中的照料，在這樣的結果，這學校是又在漸漸的淡下去了。

這件事情的發生，使着心中抱着挽救失學兒童而熱心着的尹義士，怎不痛心的事情呢？因此他再思思焦苦的終日籌劃着怎樣才能够澈底的挽救這些被經濟困難而失學的學生呢？正際這時，正由自進會的領導之下，要開辦一個夜學，因此尹義士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以後，十二分的喜歡着立刻與自治會的多人，到各處去募辦夜校的經費以及幫助窘苦學生的同情金，在許多村人以及稍爲有錢的人們，都被尹義士的熱心嘆服着，皆願意捐助經費，因此在很順利的進行之下成立了一個夜校，使有子弟的村民，皆能求到教育的可能了。

不上幾日的工夫，入學的學生已達至四十名以上的衆數了，因此分配着年齡和程度的比較，開始實行分班制的教育了。

所訂的課目，有韓文，數學，農業，理學，日語，歷史地理，結果歷史與地理，由日警察的取締之下，便取消了。

尹義士提醒學生演講的一片斷

親愛的諸位：諸君差不多都俱有時代使命的青年人吧，那麼該明白我們韓國現處的立場是怎樣的。一種現象？同時，也要明白，立於這種地位的吾韓國青年人的責任，又是怎樣的重要的吧？

古語所諺，青年人好比是，一年的春天，一日的早晨，是一個，萬物皆生，復活一切的春日，早日之概，是一朵含蕾待放的花苞，無限燦爛的前途在前，由此我們已知道青年人的燦爛和寶貴了！

我們青年人，即被一般人拱稱為燦爛寶貴者，處於這樣有貴寶青年本身的我們，該怎樣的努力與功效，才不辜負這樣有價值的青年期呢？

諸位要明白，這正似農夫耕田一樣的道理，農人們在春天裡把穀子種下田去，經過幾番血汗的辛苦和時間；在秋天才會收獲到良好的結果；青年人的培養前途，也正似這農夫耕田的道理一般，在這種極貴重的時期，如果不努力去培養未來前途的種子，那麼將來怎能會得着光明偉大的前途呢？諸位，這件事情，對於我們青年人是最為重要，最為注意的一件大事情，如果錯誤了這件事情，一生就會陷於無意義無生命的生活之中的；諸位我們自己也會看到，這茫茫如大海的社

會裡，那一條正是我們青年人應走的正確之道呢？而那一條是我們不應走的黑暗的歧途呢？我們在這個時候，又如何的會去，選擇康莊的大道呢？諸位青年們，莫要再沉迷在醉夢中，不要一味盲從，一味的傻呆；聰明些吧！不然！結果還是送於歧途的路上，這豈不是有負於燦爛尊貴的青春時期嗎？

但是，聰明勇敢的諸位：我十分的相信諸位，一定不致於會如此的「一味盲從」，「一味愚呆」的，對於現在處於這悲亡的國家，和沒落的社會，必有深刻的認識和判斷的，而對於自身的出路和未來的遂志，也一定有相當的準備和希望的！

親愛的諸位：目前的社會，國家正給了我們最嚴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了，就是二千萬受壓迫下的我們的同胞，盼望着我們青年人去挽救過來；但要曉得這種痛苦的來源，都是由我們自己的不覺悟和不努力所致的嗎？並且在別一方面自日帝國主義的惡魔，吞取了我們整個大眾的生命，以至推送在他們蹂躪的鐵蹄之下，任其他們踐踏和榨取諸位：我們是滾着血的青年，目睹這悽慘忍的事情，而甘願，默忍日獸來宰割我們的生命嗎？諸位呀，我的血液要裂出管而濺了，我活着的心也要被狂焰焦枯了，諸位韓國的男兒：有血的青年：趕緊由夢裡驚醒吧，要起來準備東方火明的當兒執戈殺敵吧！

親愛的諸位，我從前也曾經說過，「人」決不是受環境支配的動物，反而要去克制環境；戰勝環境的：因此人類必需在這種合理的條件之下，改造新的生命，那才是人類俱有的本色；方今日帝國主義，正際手持矛刃，露着瘳惡兇像，向着我們進攻；同時用了最慘酷，最殘忍的手段來統治我們的自由，榨取我們的生命；諸位呀！燎原的明火，已燃在錦繡江土上了，我們的同胞，還是死氣沉沉，醉死夢中，還待慘殺；親愛的諸位：我們趕緊的打破了惡劣的環境，手執明火，亦向日敵反攻，而奪回我們的江山，恢復我們的自由，光明的我們的太極旗，飄飛蕩揚在燦爛的陽光之下高懸着！

親愛的諸位：以我們現在的時期來論：正際好修養，好受教育的可貴時期；但是我們看看，自從受到日帝國主義者蠻橫的侵吞之後，教育也隨之被他們奪了去了，現在已經於統治支配在他們之下，受着奴隸式的教育，預備着將來他們日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奴隸，再換一句話來說，他們用了鴉片，混合在教育上，麻醉我們，敗壞我們，好使我們永遠不能起身反抗他們，永久做他們的奴隸受他們的壓迫和榨取的；諸位呀！我們的二千萬同胞的血液，已被那倭魔吮盡了，而他們還不足，再向我們的生命開始推殘：唉！諸位，「死」已在臨頭了，坐着待斃亦是「死」，執戈反抗而「死」亦是「死」，總是免不了一個「死」，還不如赤手空拳，抵抗一下，誰知勝利之結果還歸

於我們呢？諸位：不要再沉迷了，如果這樣下去整個大眾的生命，終究是會被宰割的，坐着待斃只死一途，如果想要生存，想要恢復江山只有抵抗一路，諸位如果還這樣的坐視不動着，光明的大道，抵禦的力量，會自己生出來嗎。我一百廿分的相信，我們的自救，便是抵抗；我們就立刻執戈向敵，走上荆棘不平的道路上踏上先烈已流盡血的路途上，翻過山，橫過海，死不悚的堅志去，和那壓迫，吮吸，我們血液的倭魔，拚個嘶殺，滅盡倭鬼，奪回江山，掙回自由，簇新開闢我們燦爛宏偉的新國家吧！

親愛的諸位：這種偉大力量的產生，是必須在我們這般於痛苦中環境裏的青年裏所得！中西先哲亦嘗言過「勞工神聖」之可尊貴；你們就是尊貴的勞働者呀；我深知道我們現在所過的生活是勞苦的勞働生活，不但只是作着勞苦的勞働，并且絕對的沒有給我們讀書的時間和修養的時間，差不多天剛剛魚白，晨曦的黑灰色的天幕還籠遮着大地時候，全也就是人類亦然在甜夢中作微笑的時候，你們就要起身，又要把短時間解勞過來的身軀，施下田地裡去工作，以至流汗交背，作得黃昏遮地，烏鴉歸巢的時候，你們才放工，荷鋤背月才歸，始得一些休息的機會；但是勞苦的你，還要利用這短短休息的時間來不肯耗費些光陰，不顧終日疲倦了的身體，還肯來夜校要，求你們所需要的知識，以準備未來前途的事業；俱着這種可佩可欽精神的你們，該怎樣的利用這

種可畏的精神去，奮鬥你們未來前途的事業，和未來光明的前途呢？親愛的諸位呀；請你們去深思的索着吧！你們該怎樣的堅持着你們的意志去，破除一切惡劣的環境之魔，開拓你們個人，以及二十萬大衆的，光明的大道呢？

親愛的諸位：我相信人類事業的成功，是必定建築在奮鬥和一貫的精神上去才可以隱固的，諸位呀，我們千萬不要悲觀着環境的惡劣和前途的暗淡；惡劣的環境前途愈要來阻止我們去前進，我們愈要去與一切前途上的障礙魔作戰；如果我們爲了環境的惡劣和前途的暗淡而抱悲觀者，這是人類的弱者和墮落萎靡的表現，不能成就事業的象徵：這種悲觀決不是吾韓國青年們要求得的根本觀念：雖然是國家，民族已淪亡於倭敵，但是二十萬偉大不滅的精神亦然是存在，所以我們要樂觀，我們還要努力！

假使，我們把過去的歷史翻開來看，可以看到人類史上最榮耀，最偉大的烈士之事蹟的，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生活是何嘗是優越呢？，但他們俱有超人的理思和超人的精神：所以他們只知爲着大衆的利刻着永遠不能益而奮鬥，因此會把他們澎湃的熱血，灑遍在人類的道途上，深深的毀滅的痕跡！這種可佩的精神當與日月同馳；我們應當把這些偉蹟，深刻在我們腦海的紋板上，作我們未來事業的導師和途程的標誌！

親愛的諸位，假如，沒有高的山，那裏會瀾認出的海；沒有黑暗，那裏知道有光明的亮呢？人類如不努力去開拓我們的前途那裏會有幸福在後面等待呢？諸位我相信，如果我們大家的力量聯合一起去與敵併命，我敢肯定，國家那慘淡的命運，立刻會盛旺起來，二千萬奴隸下的民族，一定也可以得到自由解放的一日！

親愛的諸位，在最後要忠告的一點：就是不要在理論上只顧貪想着偉大前途事業的光明，而忘却了「金石可透」的無畏精神的實際，這區區一句的格言，隨視爲不甚重大，但因着有了這句的話現在過去的拿破崙會轟轟烈烈的驚震了全歐；拿破崙常以這句話來提醒自己的事業，勉勵自己的前途；他亦常常對人說！「事業之成功，「都由苦中得來的」，這句話誠然是很對的；再看看晉朝的車胤，在幼年的時候，因爲無資購燈讀書，所以捉了螢火虫借了牠的尾光去讀書；又如孫康之流，亦爲家貧無法讀書，便以借月雪之反光來讀書，後來他們成就了大事，他們的成功豈不是完全由苦中和努力中得的嗎？再又看看震名世界的解放黑奴者林肯之事蹟，他在幼小時候，亦甚爲貧苦，所以無法購書讀書，利用了鵝毛的管子來代筆，以綠草中所榨出來的漿汁來做墨水，在芭蕉的葉上練字，終久他做了盛傳全世的美大總統，名震全球的解放黑奴事業者，此也不是由困難的境域裡，得到成功的事情嗎？

親愛的諸位，我十二分的相信，你們如今所處的痛苦和困窮的狀態是怎樣的利害怎樣的恐慌，總比這些人的身世優越得多吧？那麼你們努力吧！把這些過去的偉人事蹟來，標榜，摸範着你們未來的事業，決定了意志，標直了目的，走上了理想的途徑，認識了「死」的代價，盡心努力向前吧！

我希望諸位永遠的記住着今日我所說的話，以達到目的為止！！

尹義士對於教育的誠意

誰敢否認人類社會的進化是遲慢？誰又敢否認，處於這種迅速進化的文明社會裡的人類是，絕對沒有受過社會的惠澤呢？誠然，人類社會的進化是迅速的，由單純化的生活進為複雜化的生活，由徒手的愚笨而，進為科學的機械化，以至絡繹不斷的進化着，而會產生出有這般物質文明的今日以至處在這文明社會裡我們人類，給以十足的安樂和美意的！

所謂，過去人類所擁護所崇拜的道德，禮教，早已隨着歷史的車輪，排送到貯藏陳物的博物院以及排物堆置的垃圾箱中了，受着現代文明洗禮的人們，把它只給以冷視的白眼和譏視去對待！事實雖然如此，但是一班庸俗無能的教育家以及騙局的日帝國主義，却硬頭拉住受偉大使命

的歷史輪子，仍就要拿陳腐，逾時代的廢物去；欺騙庸碌無知的民衆，演起開到車的巴戲，以此在這種的形勢之下便麻醉了我們二千萬的大衆，使之永遠的葬送到奴隸生活的火獄裡，永遠麻醉在他們的鐵蹄下永不使反身，的力量因此他們日帝國主義永遠的盡享受着支配與壓迫的主權！

咳！歷史上，自從有了這帝國主義侵略，麻醉弱小民族的老巴戲之後，有血有氣的青年們，不知有多少葬送於墜落，奴隸的歧途上，因此看破帝國主義們巴戲的一些青年們，到處吶喊着自由的生命，到處聽聞到流血的事情！這種慘痛的現象，在歷史輪子的推動之下，有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觀點上，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

所謂一般，產生於物質文明，人類進化論調下的「現代教育」，尤其是像韓國一樣的被統治于日帝國主義下的教育，只是假意高唱着「文化教育」的腔調，它實際上沒有顧念到人類的的生活以及，人類平等的教育：在這種不徹底不根究的教育之下，那會有生出什麼好的代價的教育呢？在事實上也可以看到聽到，不知發生了多少青年人類作了無故犧牲的慘劇：在現代所謂教育當局者之一般而論，只會獻媚於帝國主義騙局下的麻醉教育。結果，只知滿足了自己求物的慾望，那有工夫去會顧念到大衆共利的教育呢？因着在這種畸形的「弱肉強食」的人類社會裡，所有的政治，經濟，教育之發生，也就是帝國主義欺騙，吞取弱小民族的一種工具，還會有平衡的餘地嗎？再着

看所謂教育者之先生們，他是否真正的明瞭教育的本意和領導學生之責任呢？他們所謂本意，就是混飯獻媚；責任，也就是塘塞飯碗，與麻醉本能，他們再也不會顧念到，還有「誤人子弟」之大罪，在內幕中潛伏着；這種蟋蟀般自相殘殺的慘劇之發生，也就是現代帝國主義統治弱小民族之下，所施行「文化侵略」教育之一幕悲劇，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

目下，受日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我們韓國教育是如何？我們亦可以概約想像的吧？！

依我知道：在目下受日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所設施的韓國教育，也就是失去民族意識，灌溉麻醉觀念的編局教育而已；絕對的不含着教育的根本意義：教育在國家民族的觀點上，本負有偉大使命的一種基礎物，在日帝國主義的統治下所謂搖尾巴的我韓國教育者，反而不覺悟，請願把自己民族出賣，麻醉，以至自己整個的國家，整個民族的生命，意識，全送於倭敵的鐵蹄下蹂躪，這正似一個麻人的前奏曲的交響，把曲奏完了便把整個韓國二千萬的民族，就開始演起一幕慘殺自己的悲哀戲劇了！唉！可憐的吾韓國二千萬民族呀！這僅僅已夠使我們痛心不堪的事情了，而還有許許多多的悲劇在前仆後繼的推積過來，這令人又多麼悲楚的事呀！

自從日帝國主義的吞併韓國之後，一切的政治經濟都被那班惡悍倭強盜奪去了，現今只單單的留下了彷徨於街頭，流落於非途的二千萬整個民族的殘命，但是亦在日帝國主義的鐵蹄下不時

還受他們的宰割殘殺哩！

唉！廣羣的民族，因為一切都被倭日奪了取了，所以不久的將未，不忍再被宰割其現僅留存的一條殘命，所以狂呼着生路，要求着人類的平等教育；但一切都被日帝國主義又搶劫一空了，吮盡無餘了，韓人民早已宣告破產，沒落了，那會再有生路與教育的可能呢？

處於這種萬難痛苦，挾於進退維谷的人民，簡直要死不成，要活不得之勢，都等待着死神來抓了去，給以公平的判斷！

這樣，都市經濟破產的浪潮，如同錢塘江的湧潮一般的衝奔過來，使一般安樂無憂，自食其力的農村社會也同樣的陷入危機呼喊的暗獄裡去了！在這種演進的結果都市農村的人民，由富貴財主的地位，而沒落到小農小商民之地位；由小農小商民之地位，破產流落，為饑寒的貧苦人民，這樣不絕的推動延續於社會規輪之下的韓國一般人民的慘狀，已使深陷於絕境的情況，再也不能以言形若了。

隨着這般經濟破產的餘焰的結果，在另一方面，一般在先能受教育的小商民小農民們的子弟們，在這時也要不能交費，不能供書費等等事情之發生了，由此漸走至退出學校的慘狀亦發生了；在處於破產的人民方面已如此悲慘，而被迷於萬惡的日帝國統治下的教育當事者，不但不恤情

這種破產學生的苦哀，而進一步，利用了人民末途的機會正要蓄意到剝削的汚念上，因此近來又立了這樣一條規章「學生在期滿三個月期內不再繳費者，即經法律之手續，可沒收或押當對方財產之權」唉！這種致命於火獄的教育，只是單獨在悍蠻奸惡的日帝國主義國家裡才能夠發見，這也正証明了日帝國主義對於我國的榨取教育的醜史之露脚，更進一步，扯開了現日帝國主義壓迫韓國的真相的一件實事。

早自蓄心愛國思想，挽救民族教育的尹義士，在目視韓國的國運，教育的未途，已如此之危，他再也不能束手坐視了，他何嘗不能瞭解，韓國人民是處於不自由，處於受支配的地境裡，他又何嘗不知有人會出來領導，反抗倭日的舉動是一種挺而走險的事情，但他已堅決的決心了，堅決了心的他決不會由這而消沒的，因之他遂走遍各方，捐助爲着這些無錢讀書，半途綴學的學生們的學費，他更進一步，縮短了他日常的生活用費，盡心極力的總想法幫助他們，看到這種尹義士熱心摯誠的鄉民以及稍有資產的人們，皆被其熱誠所感服，皆以傾囊而助；這樣可欽的同情之下的學生們，都重入夜校的機會了，於是開辦夜校軍情的尹義士的偉名，一日傳擴一日，并且所辦的夜校成績，也一日良好一日，全鄉的人民，都崇拜感服着這尹義士的摯誠和精神！

歷史教授尹義士的施計

歷史的輪子早已揭穿了近代帝國主義們的醜像，使之於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受宰制的殖民地民衆，明指暗示的指出了一條革命的認識和路線，以此歷史就成了指示殖民地民衆的革命底明燈了，但是在這種瀰滿着白色恐怖的帝國主義們互相角逐的現實社會裡，只是強權者是唯一的勝利者，雖然在人類社會裡，說有着一切的「利益」和一切的「享受」但亦都成了強權者帝國主義們獨佔的屬物了，那裡還有餘地去給這般弱小的殖民地民衆去享受呢？有時候被統治下的殖民地民衆，實在受苦不忍，便有悄悄的起來想奪回人類社會間一切應享的自由，因此反抗着或要求平衡着的結果，帝國主義們總認爲「不利於已」「反動舉動」的事情，它們用了酷毒荊棘的手段去壓制那反抗他們的民衆，結果總是被帝國主義們得到勝利，但是要明瞭，時代的規輪，按着軌道慢慢的開展着？由這裡恐怕就要決定兩者間的勝負了？

韓國自受經日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後，對於一切的利益以及權力，自然皆爲日帝國主義者奪了去，對於這無須細論；但在教育上，其痛苦與強迫之深，更不能言盡；在日帝國主義者爲了永久，長期的統治和支配韓國的獨念起見，便開始施行起麻醉的強迫教育，在其中最爲痛心者，即取締韓國古代歷史的課目，更爲棘手，因此由幾千年以先由先祖古代所傳統下來的光明燦爛的歷史遂爲殘酷的日帝國主義的宰制之下，就此截斷了翻開歷史的自由，而永遠的再不會翻閱着歷史

頁的時候了。

尹義士是自幼在小的心靈中栽培着革命意識的一個忠勇愛國志士，他目前所睹的一切慘苦的景象，已痛心如刺了，至而再看到日帝國主義復設施壓迫教育於韓國，取締代表民族意識的歷史課目，更爲恨之殊甚；但在強迫的日帝國主義底暴力之下又能若何呢？只是嘆息着容忍着國運的不幸。

但熱烈的尹義士，雖然是處于嚴酷的壓迫的法網之下受監視着，但他刻苦熱心的圖劃的結果，能夠在嚴備的日帝國主義法網的監視之下，能夠逃過了日當局，可以很自由的教授韓國歷史的奇妙方法了。因此在從前憂慮着不能教授韓國歷史的缺憾，在這時可以達到實現的機會了。

事情是這樣的簡單：上課的鐘聲衝破了平靜的空氣，走動的音波傳到每個人的耳膜上，的時候照舊的與先前的腰中夾着與時間表上同一的寫着韓語讀本四字的書，進到課室裡按位坐下，面中帶着沉重態度的韓語教授尹義士，也隨着大家亦來到講座前面，行過了與先前一般帶板的禮儀之後，他就黑板上以白的紛筆去刻上幾個韓語讀本中的有些字，開始啟動了沉默的口唇，一字一語的講他心中所欲說的事情；在學生方面呢？在書桌的板面上亦照先前一般的擺放着韓語讀本以及附屬的應用品，亦很沉重嚴肅的運用了各人不同的耳膜和腦膜去專心的聽着記着先生的講

授：但許多事情是常常出人意外的時候，這教授韓語先生的口中講出許多，在先前學生們不曾聽過的韓國古代的歷史以及偉人的記事等；這就是尹義士在暗中教授歷史課目的一套滑稽巴戲，在這巴戲的開演之下，遂日日的進行着同樣的事情。

因着時間和事情的貴重，學生們的聽授歷史的一會事甚感到津津有味有興趣，因此可怕的進步，又在向前開展着。

光州慘案的發生和引起三十萬學生的呼喊

韓國全羅南道光州，距城約有四五里的地方，設有光州女子高等學校和光州日本中學校：這兩者學校的位置，都離開省城較遠的原故，學生們皆以爲乘火車通學是圖便利，因此事情是很平常的一天的繼續着：在某一天的午後潛伏着危機的禍神該降臨在這小小的鎮市上了，事情是這樣的平淡。

溫暖的南風，延着黃昏的晚霞徐徐的吹動着：勞動在田地間的農夫和在街的盡頭上販賣小食的人們，都各自荷着不同的東西向着自己的家歸返着：廣大的學校操場上飛土揚塵的空氣裡保守着黃昏的寂寞，剛才坐滿了學生和吵嚷着的課室，都靜靜的看守着立體式的書桌和平靜的雜物。裝滿了大的小的，老的幼的，商人和工人，教師和學生的三等火車是按着軌道和運轉的擺步，由煙突中吐着黑漆漆的煙絲向着照電氣光的都市飛騰着：在這時擁擠的三等車廂的一隅，發出一種

嘻俏的聲調和混雜的笑聲：是坐在一個韓國女學生不遠的另一位子上，坐着幾個桿短的日本學生，他們的眼睛定註了這位韓國女學生，嘻嘻俏皮的說出一些調弄和辱凌的言詞，但是在這位女學生想到自己現實的地位是單獨的一女性，所以心中雖憤氣着他們的欺辱，但無奈忍怒着氣憤，任意他們去調弄，等至她回家以後，把這件事情哭訴着盡告了他的哥哥，她的哥哥是正擬學於當地光州高等普通學校的（男中學）的一個學生，在她哥哥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裏極爲憤怒着，因此在第二天，到自己的學校裏聚合了多數同學，在傍晚放學的時候，要想盡量的報復昨日的憤怒；結果昨日的學生果然被他們受了許多毆打，因此日學生也不爲甘心，遂集中了許多日本同學向着這方相毆，因此不幸的，流着血和宰割生命的慘劇就此開展了。

這樣不斷的雙方互相增加着戰員，互相湧兇的擴大着戰區因此由一人至數人，由數人至一團體，由一團體，再至一整個學校，由一整個學校，再至幾個學校，由學生以至家長親戚，由家族以至社會國家……：這樣的延續與擴大，把若大的光州城市成了兩個韓日異民族互相屠殺的戰場了！血的流，肉的飛殺聲的呼喊和被殺的慘聲，亦震動着光州周圍的山川了。

于是乎日帝國主義者是處於壓迫和統治的階級，而反面的韓國是處於被壓迫和被統治的階級，所以處於壓迫和統治階級的日帝國主義是盡管以武力的威權來壓制這處於自己下被統治和被壓

迫階級的韓國民族，但是反面的處於被壓迫和被統治階級的韓國民族，盡管是跳動的血肉去抵抗，一邊是以武器去宰割，一邊是以血肉來抵抗，因此壓迫階級的屠殺比例和被壓迫階級的宰割比例，以數學上的成爲正比例了。

吶喊的聲响一出，明亮的利刀就揮，吶喊着的人立刻倒下去呻吟着，揮着明刀的人發出猙獰的徽笑，一個在吶喊，一個在揮刀，這樣不斷的吶喊和揮刀，鮮紅的血管赭赤的染上了黃灰的土，硬僵了的肉屍臥滿了鋪石的馬路，維新的空氣變成了腥臭的邪氣，但是吶喊的人和揮刀的人，亦然是繼續着進行着屠殺和宰割。

裝腔作勢，狡計萬端的日帝國警察當局，在先是裝着耳聾的叫日學生去任意的殘殺暴行到韓人，到這時鬧人命的形勢愈爲險惡，反抗的形勢愈爲尖銳和擴大，因此便乘勢出來以蠻橫的武力去壓迫着解散反抗着的學生，更進一步無理的拘捕了多數韓國的學生下獄，而死命於路途上的學生和重傷者的學生，毫不照管醫治和安葬，但在反一面的日僑學生呢，傷者及死者不但給醫治，還保護保護的送其家中，并拘捕的多人，立刻給以釋放；這種悲慘可痛的消息立刻傳播到全國各地以後，全國各地的民衆是非常的憤着，處於同樣地位的學生們是尤爲的氣忿着，因此全國三十萬的大中小學生，以紙及文字上都互相聯絡在一起，抱着互相援助和同情於被壓迫的光州學生

的意義之下，高舉着太極旗，結隊遊街示威，口裡狂號着「打倒日帝國主義」，「援助受慘

學生」，「恢復國權，自由」「大韓獨立萬歲」等的口號，但看到這種反抗自己趨勢的日帝國主義當局，便暴跳着憤怒起來，即刻調散了武裝的警察和馬隊巡遊警察，開始以暴蠻的武力去彈壓群眾，因此在這種的形勢之下，還發生着學生與警察間的正面衝突的事情，其結果，高漲着反抗情緒的數萬學生，總在武力的強壓之下，不得已認着心中的憤怒繼被解散着，但如京城平壤等的大地學生們因為反抗情緒過於極烈的原故，不能以區區的警察去彈壓，因此有調遣軍隊的事情，但是處於被壓迫被統治階級下的韓國學生們，總于忍着高漲的憤怒，漸漸把這件事平靜下去了。

事情雖然是歸於平靜了失敗下去，但在全國各地公立學校的學生們退出學校的事情，漸漸多起來了！

事情是歸於失敗了，但由這次的事變而醒動了久在迷夢中的民衆和學生們，給了不少，的反省和刺激，因着自此事變後，許多學校常常發生反日運動的事情！！

尹義士在光州慘案的事變講的一片演說

諸位；如果你們流動的血脈還在跳，循環的氣息還在流請你們去側着耳聽聽在日帝國主義的

殘酷的壓迫之下，號哭的二十萬同胞吧！

如果你們的心火還是亦然在燃，活的意識還是亦然在浮動，請你們的明眼去看看在日帝國主義的亮力下爲族爲國而犧牲的學生們所呼怨的慘狀吧！

他們是明白的，明白着自己生命的毀滅和入那冷氣森森的監獄的一會事是極爲可怕的，痛苦的；但是他們不能不爲了整個二十萬民族在敵的壓迫和摧殘而捨棄了，自己的生命去甘受日帝國主義者殘忍的毒鞭和酷刑的！

親愛的諸位：這些可佩的學生們卽爲了大衆祖國而已犧牲了！那麼同處於同樣壓迫的環境下，同受日帝國主義的支配和摧殘的我們，也應該存着這種爲大衆爲祖國的精神和責任去與他們一般的鬥爭才是！那麼諸位也要應該與他們一般的抱着熱烈的精神去，從今日起堅固的立了一個雄志，各負着各自的任務去與他們共同站立在一戰線上，也亦爲奪回整個疆山的責任和恢復二十萬民族的精神而殺毀我們的其敵日帝國主義，從新建設一個耀偉的國家和民族吧！

諸位：要明白我所謂「各負其命」的論點，并非只以效命戰場而論，乃「各擅其長」以盡忠國家之責任而已。各位之中如有擅長舞劍使刀者，卽刻赴陣迎敵；如有擅長教育者，便負命施設愛國教育；如有擅長政治上的才能者，便於政治上救國，只要各自每個人都有愛國和犧牲的精神去各

盡其能，各負其使就可以達到我們所抱的目的之能了，那麼我們所要奪回的國權和自由，不久的將來就會到我們手中的一候了！

最後盼望，諸位也從今日起，都要立了堅固的意志和目標，都俱着努力的奮鬥的犧牲精神去向前邁進吧！

尹義士的拘禁入獄和離開學校

古語所諺「若使人不知，除非已莫爲」這句就是認爲非常對的：尹義士自從積極的投身到培養愛國教育以後，不免屢屢次次的發生鼓吹愛國教育的過激言論，因此在日帝國主義的警察當局，也會經下過數次的取締和警告書，但熱烈的積極的尹義士，決不因着有了這種事情而會放棄自己的任務的，他是更進一步的還要努力和積極呢！

但所幸駐在當地的警察當局，離開該地約有四五里的地方因此對於尹義士的監視與警備上的事情，稍爲感到固難，但可惡的他們認爲尹義士是鼓動反動思想的注目者，所以常常的遣派密探來偵察尹奉吉行動的事情。

光州事變的發生，各地都熱烈的反對日帝國主義者無故壓迫的反潮，因此當地的警察也非常

的密密的監視着尹義士的恐有以外的行動，給巧尹義士在這時又對學生們鼓吹了愛國思想的講演，因此這件事情的消息使爲日警察當局所得，于是在前積後犯的重罪之下，把尹義士拘捕了去：在日帝國主義之前審問的結果，認爲宣傳反動思想於無知學生們的理由之下，判決停辦夜學拘留尹義士三星期的罪，尹義士對於這般不平的判決非常的反對着；他質問停辦夜校的理由是甚麼？如果你們認爲我個人是宣傳反動思想而爲理由，那麼，你們可以盡量的徵罰我個人，何以爲我個人的事情而聯累到前途洋洋光明無量的多數學生和學校的身上呢？這我認爲「是一個無理強迫的判決」。

過後由多數有力者的鄉董以及士紳們的極力向警察當局交涉與請求的結果，要把廢止夜校的命令。總算免掉了，但是要拘禁尹義士三個星期的官司總免不了還吃！

就此以後尹義士在，種種事情和周圍環境的不允許，在不得已的立場上，他是決定的要離開去苦和掙扎三年所得的學校而他就了。

對於這些常常在尹義士熱誠的指導之下，受着真實愛國教育的學生們，關於尹義士的離開他們認爲非常心痛的事情，因而給了他們莫大的不幸和打擊，同時他們十二分的相信，在過後決不易再求得像尹義士一般赤誠精神的先生了。

尹義士是雖要離開這多年共苦共患的學校而走，但他那熱誠之下所積的功偉和精神是，恐怕永遠的在該校放着偉大燦爛的光彩哩！

送別會

學生們聽到尹義士他就的消息之後，都非常的感覺到極爲痛心的一件事情，他們如同失却了光明的盞燈，在黑暗中亂撞一般，前途是暗淡！

在尹義士期滿三個星期而出獄的第二天，他們就集合了一百多名的村人，小小的佈置了一個歡送會，無聲無息的都等待着別離愁事的開展。

幾次長針的擺動，在歡烈鼓掌聲的歡聲之下，面上帶着沉重若笑的尹義士，一步一步的渡上了禮台，放圖了尖銳的目光去，周視了聽衆一下，啓開了悲慘的音調，啓動着聲喉去開始起言了。在台下的聽衆們，聽到這種悲楚的音調，都感到如同在宣告死刑般的慘痛，他們都俯抵了頭，默默的流着淒苦的熱淚，都靜靜的聽着尹義士的演說。

尹義士在送別會別辭的一斷片

「三年幽長的韶光，好似流水般的過去了！在我們可以想像出，在這幽長的三個星霜裡，同度

「著共患共難，共享共樂的生活，使我回憶起來非常快樂，雖然有着貧魔擾身，倭敵阻進的種種事情；但是俱有互助奮鬥精神的我們，全把那些患難惡魔驅制了，至今才有了這般可貴可燦成績的存在，這不能不暗祝我們的勝利了！」

可是歡喜的反一方面，有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就是有了這次日本帝國主義把我拘捕入獄以後，周圍的環境再也不叫我與你們諸位停留在這裡了，所以從今天起與你們諸位要臨時的暫別了；但是，千萬不要因為要離別，就互相悲哀，也不要因這個各自放棄了以前般的熱誠和奮鬥努力的精神，還是澈底的繼續的努力我們未脫的責任，以達到救民族救國家的責任和解放自身的惡劣環境的目的！」

這一般奮激的聲腔，早已振動了聽衆們的心絃，暗暗的心中發起共鳴的跳動！尹義士繼續又說下去了。

「親愛的諸位：我們處於這樣罪惡的社會裡，我們應當認清了我們的敵人，拿出我們澎湃着的血液去與敵肉搏，掃除了一切的惡魔和剷除了一切的碍物，一直一直向前，打毀到敵人的營壘，殺盡了蠻悍的倭日，手持着勝利的旗幟，高呼着吾韓的萬歲吧！」

激昂磊落的聲息，趕逐了人們畏縮和膽怯懼日的情緒，都緊張着肉的跳，血的流，好似即刻

手要執利劍短銃，殺滅了倭敵，以洩胸中的憤怒一般；他又在接下去說；

諸位：我相信鮮紅的血液還在我們的肉脈裡流動着，愛國愛同胞的意識，還在活活的跳躍着；雖然如今我們要天各一方，奔馳海角，但是我們這樣的血的動和愛的意識，還是永久的融洽在一處，以助我們前程的成功，所以諸位不要以為肉軀的分隔是認為悲傷，還有死不滅的靈魂還伴着你們，共同甘苦呢？因為我們的環境愈這樣，我們更應當要努力，更應當奮鬥，終為踏上光明的正途，解救危道上徘徊的同胞和國家為止；但要十二分的明白，處於這樣環境和時代的諸位，正是負有國家棟樑之責任和改造時代的任務，所以請你們去千萬不要放棄了，忘記了，這樣的重大的任務，而要緊緊的抓着了時代的責任，解救着國家，改造着人類吧！

在最後，希望你們常常的牢記着今日我所說的話，同時常常的在腦中以及心中，反省着為族為國而奔命天涯地邊的我，同時切莫要忘記了你們未來的責任，以此做為最後的結論」；

悲凄，緊張，沈默的語調，就此靜止了：

學生答辭

諸位同學：爲了與我們同居三年，共甘共苦熱心指導我們底尹先生的離別而要開的這一個送

別會，我相信使了諸位的，每位的心板中都潛伏着有無限的悲哀和痛心的情緒的，但是要明白：一個人即存在于這個不會「長生不老」，不會像木偶般底「好靜的」人類社會裡，「離別」這一會事情總是除免不掉的：今日尹先生固然要與我們離別而走，因此彼此間的愁限傷心的事情也是必然發生的，但進一步我們不要悲傷要樂觀些，要痛痛快快的開這個會，表誌我們慶祝他前程的光明和偉大！

諸位同學：我相信，在我們幼稚無識的觀念中，也會認識到塑造我們肉軀的泥匠是父母，灌注我們「生命底靈魂」的惠者是先生：由這一個認識的立點上，我們還可以回憶到三年以前，未受教育時候的我們了，在那個三年以前的時候，我們彷彿完全是無意識，無生命的一個死板的肉軀，只會在黑暗惡劣的環境裡，毫無感覺的受敵人任意的宰割和壓迫；但在尹先生的熱誠教育之下受了灌注生命教育的我們是，在今日由無意識的肉腦裡，已栽上了有意識，有生命的火花了：同時在今日我們也十二分的白着明我們所立的惡劣環境是怎樣的危機：壓迫我們，宰割我們的敵人是誰了。同時我們更進一步的遠觀到，我們所要走的途程和目標是那裡了，

諸位：我們在今日能夠有這種偉大知識成績之所以然，這都是尹先生在三年的辛苦百般，熱心發意底犧牲精神之結果哩！

這種比山還高，比海還要濶的尹先生底恩澤和力量是怎樣的偉大呢？他那種偉大的犧牲精神和熱摯的意志是永遠的模範着記牢在我們的腦子裡，深刻在我們的骨髓裡；以作我們打破現實的惡劣環境的先導和實現未來日地的武器！

我在最後希望着尹先生，請尹先生的那種熱誠和犧牲的精神，永遠的跟隨在我們的腦裡亦然的鞭撻着我們，提醒着我們，實現我們目的爲止。

我們只以各負其使命，努力邁進我們的任務的精神去，以慰要離我們將要走的尹先生之過去的一切誠意，和教導！

尹義士的離鄉

玉愈是磨，其光彩愈是亮，英雄愈有艱難，其志愈會堅固；尹義士決不因着他的環境是惡劣，就會阻他向前邁進的力量，他感覺到環境愈惡阻他，他愈要克服的價值，敵人愈覺監視他，拘禁他，壓迫他，他愈要與敵相戰，相鬥的意義：在過去雖說壓迫過他，監視過他，拘禁過他，但他決不因會灰心鬆懈任務，他更一步組織了農民會，自治會以及學校機關等，以爲鞭撻學生以及民衆們的思想這樣的終是繼續的鬥爭着，鬥爭着！

時代的輪子和光韶的軌輪同樣的開展着人類社會的途程，不同的時代層次的變換着，以至到了這多形多畸的如今這般弱肉強食的社會了，因此在不同的環境地域裏，都產生出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呼聲；尹義士在沒落的，被壓迫的，被摧殘的韓國弱小民族的農村社會裏，他也在呼喊着人類間不公鳴的呼聲和向着逼迫者掙扎，但是結果，總是給了他一個「在這個地方是沒有多大發展」的認識，因此他也需要着：由沒落的，區區的農村社會的鬥爭中，向着開展的，偉大的都市鬥到爭裡，由此他決定的離開這沒有多大出息的小地方，向着偉大的都市社會中舉足了，他會感由這而更可以獲得更偉大，更進步的革命力量的！

他隨身把他那農民會的任務以及該地所負有的一切責任，都轉托於與他素有志同道合的相知，遂悲感的情緒之下，離別了滲淡的故鄉和老母孤妻，傷心的灑了幾滴英雄淚，向着他所憧憬的都市起程了。

漂泊身軀，難定南北；但他久爲所憧憬，所想像的上海，使之飄然啓途。
他感到離開故鄉和父母的悲哀，遂擬了一首詩，以誌離鄉之愁感。

「流浪離鄉的人」 （以白話譯成韓文）

。 魍鬼佔領着故鄉

把自由的人們都推列到火獄裡去。

剩下的只有灰色的故土和灰白的殘骨，

故鄉呀！你的命運！

• • •

記得我幼小的時候：

現在這個故鄉？

充滿着快樂的春意，

瀾瀾着自由的歌聲；

如今這個故鄉？

呻吟的聲息，震得耳膜麻聾，

飛濺的紅血，流滿了灰色的土；

人們的；

身上頸上，都載着不自由杌隉，

口上目上，都貼着不自由的封條；

故鄉呀！過去的一切；

自由・快樂・

都到那裡去了！

•
•
•
•

如今我被魔鬼驅逐出來了；

將走上人生的旅途・

躊躇，徬徨在路途：

往那裡去？哦？！

何處是我的歸宿？

•
•
•
•

不肯它・

漂泊，流落到何處・

仰是天涯是海角？

尹 奉 吉 傳

只要有了人類同情的歸所。

一定奔往其處?!

• • • • •

看！歸宿向我招手了：

崎嶇道路的盡頭：

開着自由的火花。

流着生命的泉源。

那就是人類的歸宿?!

• • • • •

我趕緊踏上了這個崎嶇的路途：

翻過山，橫過海，

跳過深壑，跑過荆棘，

向我招手的「人類歸宿」之處！

一九三〇年陽春之際。

青島生活

隨着地球的吸引力，宇宙間的一切都在固定的按着軌道進行着：汪洋的海濤，也在順着他的流域永遠的流着——，聰明的人類，把一隻鐵製的船，利用了水的流，漂航在水上；這樣的事情之下，尹義士沒有耗費了，幾日的工夫所乘的船就停泊到青島了。

尹義士的本意，并非憧憬着青島，但金錢的魔鬼使了他為難，所以不得不暫留在這個地方，以後再做妥善的道理了。

異國異言的人，穿着不同的衣服，在自己的面前以及遠處，的地方來往着，但他不懂得他們說些什麼？他只知道，他們是在說着話了，（是在一個明媚的晚春天氣）。

生活上的經濟已經斷絕，而加上異國他鄉人生地疏，所以他這才感覺到異國別鄉的痛苦了！

隨着饑寒的交迫，不得不漂泊流浪在街頭，常常受着殘酷人們的唾罵和凌辱，亦然的爲了生活而肚皮！

他雖在流浪，彷徨于街頭，但他亦然是努力于想謀一個職業以爲托身的事，但殘酷的人類和黑暗的社會是仍然的拒絕他一個異國的不言者，所以他仍然的繼續着他那流浪和彷徨的生活！

一天連神指示了他：他無意經過一個地方，看見在許多華商商店的中間挾着一個韓國商店，他喜極了，他希望着能在這裡求得一碗溫飽的飯食之職，因此立刻進店求見店櫃，卽言明來意及來歷，在店主也聽聞之很爲憫憐的他的處世，和所抱的偉志，因此在各處奔忙着爲他極力週施職業，後來在是日本人，中原兼次郎的洗衣所裡，充當了職工的機會，由此尹義士遂離開了街頭流浪生活，開始過安定的生活了，

心懷異志 堅抱理想的尹義士就此專心盡職去作工，以得微資，再奔其遂志之地，因此在這樣的努力之下，勤勞的工作和歲月的奔流，約在一年之中，已蓄着很多的路資了，他想到時間的消耗是，認爲極爲憤痛，趕忙決定了離開青島的念頭，便到中原處說明辭職的理由，但在中原，因爲尹義士是極爲忠懇盡心的職工，所以他認爲工資微薄而走，故言加資之意，但在尹義士是絕對的拒絕了一切，究爲離開那工場而要向上海起程了。這樣的情形之下，尹義士在青島過了一年生活。

到上海遇見獨立繼愛國團首領金九

明媚嬌妍的春光普照到人間，一切都在嬌艷的擺動着媚態：燦人的南風徐徐吹過，冷靜的人們也都好像感到沉醉于陶情的女人懷裡：汪洋的碧海，親吻着藍天；潔白的白軀，施翔在騰空；一切都是使人沉迷和陶醉。

如粟般的孤舟，隨着沈濤的潑蕩，搖搖的進行着：蒼碧的的水際，劃出一道遙遠的半規水平線：嬌艷的陽光，赤浴在春波裡，燦爛的燦出黃金色的珠光：一切皆在描畫着春醉圖的美景一般。

在這時甲板上的一隅立着一個羨賞這幅美景的青年，這就是尹奉吉義士矣！

他眺望到滄滄的汪海和海上騰空的白軀，他連想到自己的處世，也正似這隻海軀一般的在汪洋的社會裡奔程，但他所樂觀的一件事，常常心中所憧憬着的上海底一切，不久都在眼前實現了。

一日又一日，流水和流光的想拍，遙遠的上海都市，漸漸的由模糊而半真，由半真而真確；的隱比高聳的立體式的洋房和煙突，灰黑的島嶼和森林：嗚嗚的一聲，汽笛一響，船軀轉進

了吳淞口徐徐的開馳着：聳立的照海燈塔，巍巍的海濤中聳立着，灰色的軍艦和黃色的商輪，各姿不同的馳着立着：他料想這就是偉大上海都市的特徵了。

到了上海，立刻求見駐滬韓僑民團團長金九先生，見了以後，立述出自己的來歷與到上海的目的，這便所謂英雄識英雄的古語，金九先生見他的舉動以及慷慨之談，早就料想到未來是很有可能造就的青年，就此尹義士便在上海過其生活了。

在滬的生活與赴美的準備

光陰像離開了弓絃的箭一般底迅速，尹義士的由青島來到上海的時間也有了幾個月的光陰了，歲月隨着日子的奔騰，尹義士的經濟立點上本已十二分的感覺着窘困，但在這種貴族化的上海都市裡，使着他的生活更感到進一步的窘困了，所以窘困的恐懼的心理，又漸之逼近他未的生活了。

雖然他很願意在生活上實在沒有法子解決的時候，很想找些酬報上比較少的工作來，也臨時解決目前的窘困；但是他這種心裡的盤算和事實，竟有點不對了！凡到過上海的人總是明白那個地方謀職業的困難了。

因此尹義士雖然自己的心中打算着找些明知吃虧而又不得已的工作，但黑暗的都市社會，又在譏視着他了，因此還是和從前一般的失業着，窘困着！

起初尹士義在生活上感窘困的時候，就由幾個朋友的周濟還勉強維持了下去，但窘困的日子不是一日而長期的時間，而得到朋友的周濟的次數也多了，因此使他由不好意思又對朋友們求情告資了，這真使他進退維谷的一件難事了，然而，天卽生了人類，決不會使人類遭餓死的矛盾事情吧！尹義士正在這饑餓的途上徘徊的時候，忽然救星的消息叫他快愉了。

一個朋友看到他不能謀職而受窘的樣子，非常覺得可憐的事情，因此很誠懇的勸告他販賣人參的行商，因為販賣人參的事情，一則不要很多的資本就可以做的，并且如要做好了一則可以維持生活二則還有富裕的可能，因此在尹義士聽聞到這個意思之後，也很覺得合宜了自己的立場和環境，就此便作了販賣人參的行商者了，

販賣人參的事情，是到各處的家家戶戶去，尋找需要人參的主顧，因着人參是極補人身體的神藥，所以凡有擁資的富人們，都購人參來補食，尹義在這樣的自此行商了幾月，因着他的天性是執固和沉默，并不合宜對方主顧的欣心理，又一則他的中國話的技術不見俱長，所以使一般主顧們常常起些誤會，因此在這兩種的缺點上，雖然他是十分熱心努力的販賣。總是，受主顧們的拒

絕，和門僕們的欺凌白眼，所以他只是苦心的辛苦了肉軀，結果毫無得些利益，因此他又失業了！他這樣的失業以後，又開始繼續他的窟困生活；後來，又有親友們的介紹，幸而在法租界的某一韓人的製帽工廠裡，得到作工的機會了！

製造帽子的技術，本來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受幾個月的訓練是決不易成的；但是由天性具有超人的聰明和刻的苦力性的尹義士，進廠不上一個月的時光，便成了完全的技術者了，因此由這個時候起就正式的入了工員，開始做掙資的工作了，在同一工場裡，別人都一天只能做成兩個半的帽子，但是比較普通人聰明些并有努力性的尹義士，可以做三個以至於三個以上的帽子了；因此人家一天可以掙一塊二角錢，他就可以掙一元五角錢，所以同工的工友們都非常的說他是勤謹！

他在從前是非常憧憬着偉大的上海，就是在他還沒有來到上海以前的時候他由報裡書裡，耳裡口裡，常常的聽聞到在上海名聲震宇的韓國臨時政府和多數的爲了愛國熱烈活動的志士們的偉蹟，他也希望着能夠到上海也同他們一般的做那偉大的革命事業；後來他竟然來到了上海，看到

■ 狀態的革命志士們，他便覺悟革命時機的未臨，在深深的感慨之下，決意赴美洲再修養多年以便在將來做革命事業的基礎知識，由此他在晝間更努力於做工，足備路資之需用，夜則攻讀的專心學習英語以做赴美之準備。

在製帽工廠裡組織「親睦會」

工人們因為缺乏知識和理解力的原故，他們常常以區區的小事，發生着互相忌妬，互相爭端的事情，因此對於工友們的情誼上以及整個工人們的團結上，便起了隔膜和仇意，因此工場裡常常的鬧着種種不幸的毆事和流血的事情；在他們自己都不明白，他們自己都是被資本主義壓取同路人，他們更不明白他們自己是怎樣去互相團結一起，與常常壓迫擄取自己的資本家廠主們鬥爭，他們是反而與蟋蟀般的自相殘殺，毀滅，這種不幸的可憐的現象是怎不令人痛心哩？在眼光不同，懷志在心的尹義士見到這種不幸的事情的潛伏於工人們的惡環境上的時候，他非常痛心，他非常悲憤，因此決意找了幾個索得工人重視與異志的人，便商酌着組織工友親睦會的事情，以為挽救工友們互相仇視的情誼和鞏固工人保障生活的團結力量。

親睦會在幾個人的發起之下成立了，自此以後在以先紊亂，吵毆的事情，不僅消滅得淨了，還進一步都在相親相愛起來；同時他們都明瞭在過去自己的一切的仇視都是錯誤的觀念，也知道在親睦會的領導之下，怎樣的互相團結一起為保障自己生活的前途，因此親睦會在許多人的愛護之下，漸漸向着光的路進展着！

這製帽工廠的資本是，本由一中國人和韓人合股而辦，後來彼此間都為了不能平均利益上而

發生意見的衝突，因此辦事上不能發生出合作的効力，由此對於造貨原料上，就發生了停滯供給的狀態，因之連關的影響到工人們常常的陷于停工休業的事情，所以工人們的生活上起了失業的恐懼狀態，但狡猾的資方廠主們，却不言其內部的衝突而發生不能供給原料；他們却以賴時局的動搖而，影响到購買原料的困難，以至缺乏原料而不能夠開工等話，因此在工人方面由實際調查的結果明白了資方是欺騙工人的一個騙局的虛情；尹義士聽到這種消息以後，便很很的憤怒起來，他即刻向廠方提出了抗議：

一。如由廠主方面發生內部的紛爭而影响到工人的停工和休業的立場，便由廠方照舊補償工資事。

二對於新進之工友，在未入正式工人以前，必須由廠方代借與担保生活費等事。

這種抗議條件的發到廠方以後，廠主們如同受了一個很很的當頭棒一般的意外的吃驚，因此心中暗地遂開始憤恨着尹義士。

尹義士在親睦會的會費之中，一部分購訂了幾份中韓的兩種報紙和一些雜誌，以為增進工人們的常識上的知識，再一部分極力的幫助着新進工人的生活費等，而他是又在暗地裡由私金去幫助一些在生活上感困難的工友們，因此他為人的忠摯，早已嘆服了許多的同友們！

尹義士的革職和工友們的聯合罷工

自此親睦會的成立以後，在工人方面都增加了相親相愛的力量，因此在於工作方面，顯然是比以前有進步的趨勢了；譬如在以先的時候，每個人在一天之中只能夠製造出三個帽子，自成立了親睦會以後，在相親相愛的相幫與努力之下，現在可以製造出五個以上的成績了；但在這工作量的增加之下，工資也隨之而增高；因此狡滑的廠主方面，看到工人工資的增高，便以為不高興起來，遂以搾取的手段去欲減低工人們的工資：從前製造一個帽子的，工資是四角五分，但是在現在是減低到三角五分了。

在工人方面十分深刻的明瞭製造一個帽子的原料，以至推銷到市場的價格是，能獲得比較原料三倍以上利益；但是狡滑的資本家們，還不以為滿足，更進一步在可憐的工人們的工資上還想剝削；因此憤怒的尹義士，便找到工廠主的地方，以數字去算給廠方暴露出由製造帽子的原料到堆銷市場的許多利益，并質問何以還不為足，再想窘苦的工人身上欲實行搾取的手段，是俱何心？因此尹義士以及全體工人，都以呼號着撤消減薪案，以及反對剝削工人等的口號去大大的攻擊着廠主的。

在廠主方面，鼓動諸事的主謀，都是由尹奉吉所煽動，因此在別詞托故的無賴之下，強迫着尹義士以及主事的徐某的革退了工職，因此在工人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口裡更喊着「要求尹徐二君之復工」「取消減薪案」等的口號，便實行罷工起來，這樣的兩面爭執之下，形勢是漸漸的變為嚴重起來了？

當時住滬韓國革命的領袖安昌浩先生和留滬韓僑民團長李春山先生，因着勞資雙方之間漸為嚴重起來，因此特地請到廠主和尹徐二君，質問發生事情的先後原因是為何？，在廠主方面只強詞奪理的說尹徐二人為煽動無知工人去起亂而被革職之事，結果由安昌浩先生和李春山先生的解釋與調停之下，廠主（韓人）遂允許了與中國廠主商議後重職尹徐二人之事；但後來託詞中人廠主的反對為理由，提出四個苛虐的條件答應了此四條件後才允許兩人之復工，因此尹義士以及徐某憤怒着資方的壓迫，便決心離開工廠而他就了，在這時起尹義士便脫離了工廠活生了，

「斷念赴美的計劃和籌謀轟炸虹口公園的炸彈案」

中日兩國之間因着壓迫與被壓迫的立場上的原故，開始軍事政事上的起對峙之勢，於九月十八日發生日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的事變後，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中到中日兩國的軍事，政治的行

動上；又在一月八日，震驚全世界的李奉昌義士炸彈日皇之東京案之發生後，使之軍國主義的倭日以及世界各列強的視線，又移轉到這案上了；繼之一月廿八日，日帝國主義橫暴淞滬的「一二八」事變之發生，久爲動搖了全世界的政治視線即刻集中了緊張的形勢，而被侵畧于日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的整個中國四萬萬人民的痛苦；因之心懷異志，負有未來雄志的尹義士，是否還等待着時機的消失嗎？

因此在尹義士的心中樂觀着好機會的來到，便打消了久爲憧憬着的赴美的事情，一方與諸愛國同志活動着偉大事情的計謀，因此在三月的下旬在虹口菜市場，就租得了一個小店，以爲心中謀劃着事情的進行。

在一個四月中旬的一日，尹義士立即訪到了愛國團長金九先生，商議着如何活動關於時局方面的進行事情；在金九先生本很爲重器尹義士之未來的，因之對尹義士表明在四月廿九日利用日皇天長節的機會，欲一網擊盡日首領的計劃；聽到此計的尹義士，便俯首默默的短思了一會，很沉重的讚稱着一件好的計劃，并面上顯出了決心的微笑表明自己欲委任這件事情的意思。

在金九先生是十二分的相信着尹義士能夠委任這件偉大事情的可能，因此痛快的概諾之下，以熱烈的手去緊緊的互相握了暗祝成功的手，便秘密的指說了進行事事情的前後，以此便加入了愛

國團，盟誓了團中的信約！

「愛國團」

「愛國團者，韓國獨立黨之特務隊長金九先生，集合愛國同志組織而成之集團，其目的在求積極以武力拯救祖國，唯自願作無上犧牲者，始有任團員之資格，凡團員之推舉承認者，悉由團長委之，故團中任何團員，除去團長認識各員之外，無一不得互知，團員亦不舉行會議，故工作之進行，絕對秘密，事業為謀殺敵之重要人物，以及破壞敵人之行政機關為革命的對策，藉此恢復祖國之獨立和奪回民族之自由」。

「宣誓文」

「以赤誠恢復祖國之獨立自由為韓人愛國團之一員圖刺此次侵畧中國之敵方將校特此盟誓」。

大韓民國十四年四月廿六，

韓人愛國團

宣誓人尹奉吉

尹義士的遺言

「給襁褓中的兩個兵士(兒子)」

如果你們週身的血液，和骨髓，亦然存在的話，將來也必定成爲一個爲了祖國而效命的勇士吧！

把太極國旗高懸在空中，來到我的孤單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下的我底靈魂吧！
因着我將離開你們而走，你們不必過于悲哀，你們還有那慈愛溫柔的母親，會給你們慈愛
哩！

我希望你們，在你們那慈愛母親的教導之下，將來也成個偉大的人物。

像過去的歷史所載，如東亞的先哲孟子和震動西歐的名將拿破崙，世界發明家愛迪生等，他們都是受了母親的教育而成功的偉人們，我希望你們的母親，也都像這些偉人們一般的母親，在你們，也都像這些偉人一般的受導和成功，這是我最後所盼望和所遺給你們的。

一九三二、四、廿七

贈遺白凡先生(金九)

巍巍青山兮，載育萬物；

鬱鬱蒼松兮，不變四時；

尹奉吉傳

濯濯鳳翔兮，高飛千丈；

舉世皆濁兮，先生獨清；

志當益壯兮，先生義茶；

臥薪嘗膽兮，先生赤誠；

「尹義士遺給青年們的詩」（以白話翻韓文）

有滾騰熱血的青年們：你們知道嗎？

無窮花三千里江山的命運，

爲什麼受日人的掠奪和摧殘！？

有滾騰熱血的青年們：你沒見着嗎？

東方的曙光漸漸紅起來了，

山的海的狂風未久就要發作了！

有滾騰熱血的青年們：準備着吧！

等到風的起作軍樂奏出進行的一曲，立刻起戎集隊向敵嘶殺！

「尹義士之最後一步」

沉痛的四月廿九日，隨着明媚的春光來到了！

這的確是極沉痛，極悲感的一日，因為有了這一天，所以隨着炸彈也會烘炸起來，也犧牲了為族為國而奮鬥的尹義士，同時炸滅了日帝國主義聲勢威威的諸將校，這還是悲哀呢？慶祝呢？

午前七點鐘，尹義士和同志們做一最後的握別了！在悲壯的晨曦空氣裡，尹義士做一最後離別的告辭了。

「親愛的諸位同志！這次算是最後最悲的一離別了，因為有了這次的離別，我們的重逢相會，恐怕是在來世了吧？！但是，我雖然先離了你們而走，而將來的成功，慶祝，在來世重逢的時候，歡呼着吧！

我現在只是希望諸位，等我離開你們而走了之後，諸位還是照舊的拿出愛國的精神和繼續奮鬥的力量，來高舉着，太極旗高唱着凱旋歌，開闢我們新的國家和新的民族，有生命有自由，與人家一般的存在世界」！

在悲壯的離別之下，背了親愛的同志，以及繁華的上海都市，而延着黃浦的江水，一步一步

的向着虹口公園而走的尹義義士——黃色的黃浦水，急旋的流着；他又重復的回到，白髮叢叢的雙親，此刻也許在盼望着他將死的兒子在回來呢？又回到愛妻在深夜萬籟靜肅的時候，倚着窗欄，對空孤月，想念他的客鄉的丈夫；或着一隻孤雁的叫聲，驚醒了他酣密的夢鄉，因而念着有信的傳達；哦！你們都失望了我在幾點鐘後，登着永遠不會回的陰間路程上了！

可敬的尹義士：爲什麼捨棄了白髮的雙親，孤寡的妻子，而登上人類永不能再回的路途呢。他是爲了在壓迫下呻吟，爲了在死線上彷徨的二千萬民族和同時爲了中國四萬萬同胞被日帝國主義所受的哀怨的「九二八」「二二九」事情的憤怒而，他是爲了破壞世界，東亞和平的倭軍閥而；他是決定了犧牲自己，拿着殺敵的兩枚烈彈，負着重大的使命一步向着虹口公園而走！

隨着脚步的向前而消逝街旁的萬物，都在悲壯的歡送着這英雄的未途，海濱的小風徐徐飛過過之聲音尹義士的耳邊也好像替尹義士悲哭的聲音一般，尹義士亦感到離世的悲楚了！

尹義士最後一聲之呼喊

日帝國民族，本無法治之可言；自古蠻橫殘忍，自不待言；其佩刀稱武士者，意爲任其殺人，奸淫劫財之事，在十八世紀，彼輩時常出沒於黃海沿邊者，其所謂倭寇是也，

自明治維新以來，彼更利用科學之新法，盡心盡力於黷武，不數年，一躍而列爲五大強國之一，故今日之倭日政治，運轉於軍閥之專橫手掌上，其亦不足怪也，自古所傳統遺來之遵視武士之念也，是故，民不聊生，均有是日曷喪之歎，爲政者懼之，有事時，恆先以刀槍，織成蛛網，發揮暴威彈壓人民，其在國內猶然；况在國外行大典時手，又况激發四萬萬大衆之憤怒時乎。（卽剛一二八戰停後）四月二十九日，日人之警備，實前所未有；坦克車，飛機，鐵甲車，大炮，機關鎗，電網等之利器，無不羅列於虹口，閘北，江灣一帶，皆陷於警備線內，數千萬武裝軍警，或步或騎，校邏該公園內外，幾無一毛可入孔之勢，華人韓人更不待言，外人亦無持優待券者不得准入；其勢若然爲，堅如鐵甕高似長城，以此比之，猶有遜色；噫！以世界第一等強國大軍閥之權威，乃不能阻一青年之偉大精神，亦大奇矣！

烈士先於四月廿七日，曾赴該地公園，悉心佈置，再赴虹口日人書店中購得白川照片并購得日本國旗一副藏于懷中，至四月二十九日晨，身着西服，肩垂軍用水壺（內藏手榴炸彈一枚），手持飯盆（日人所食之便當亦有炸彈一枚）馳赴虹口公園，日軍倭警，竟不知其爲謀害己之韓國獨立黨愛國團員尹義士矣！

青年順進公園，立於台背，日本駐滬文武高官，鵠立台上，日僑日民，雲集台下，興高彩烈

，歡呼慶幸國運之日盛，聖壽（日皇）之無疆；將午，黑雲滿空，天忽陰雨，烈士的隻手一揮，水壺蕩空，高墜台上，霹靂一聲，動天震地，台上人物，應聲仆倒，台下群衆大鬧大譁，青年兇手，尹義士之被捕，時在午前十一時四十分矣！

所謂二十一發皇禮炮，亦因尹義士之一聲炸嚮而停，瞬息之間，莊嚴的慶祝會，頓成淒慘的修羅場，是實宣告日帝國主義沒落之吊炮，微罰殺人放火強盜之霹靂；聞此巨嚮，大痛大快者，豈獨二千華韓人乎？四萬萬華人亦有同感耶？死於滬戰之數萬生靈，從此九泉冤魂，始可瞑目矣。

噫！「匹夫有志，可奪三軍之師，真誠心憂國者，當此危機存亡之秋，豈可束手待斃，而不奮起奮鬥乎？」

「倭日各將領之最後運命」

侵畧上海之總司領，自爲便衣隊隊長之（白川）大將，身中二零四彈片，因傷過重，至五月二十六日斃於滬上。

第九師團長（植田）中將，左足四趾及右足炸斷，經醫手術治療後，始免生命之危。

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中將，眼右部及右胸部，左側腹部，兩下肢，均受重傷，於醫院手

術結果，隻眼失明，改裝假球，胸腹部下肢之傷勢，經手術免去危險！

駐華公使（重光葵），左右四肢，重受飛來之彈片二十餘處，其中右腿的骨已傷斷，故施手術切斷，因傷勢之過重，流血之過量，昏倒幾次，經其兄（重光簇）之借血，幸免生命之虞，但已成爲殘廢矣！

駐滬總領事（村井）以及駐滬僑民團書記（友野）。左右兩腿皆爲輕傷。經醫手術已治原復！

駐滬僑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氏），彈殼飛進胸部，窄過肺臟，傷勢極危，翌晨上午三時二十分斃於醫院。

除外，衛兵日人及婦女兩名，亦均身受輕傷，經醫手術療治，均免殘廢，然各受虛驚不少！

尹義士的處刑

爲了二千萬民族的生存，挺而走險：犧牲其自己的性命，在四月廿九日突破了日人之非常的警備線而潛入該公園內，用其一區區之炸彈，達到其一生之最高目的而面上顯出滿足之微笑表示出已得勝利之凱旋，被苛酷的日軍司令部捕去了尹義士：其後於駐滬於之日軍司令部拘留七個月，受酷毒殘忍之非刑，詰問罪案之前後，始於十一月十八日乘滬輪太洋丸，在日警之警衛之下，

二十日午前四時到着神戶，復又大阪之憲兵隊中村中尉以下警軍之彈壓警衛下，送至大阪衛戍刑務所，以後軍法處之會議，判決其爲死刑，於十二月十七日由大阪送至金澤，十九日晨七時四十分，被敵槍決矣！

「一封由郵局遞到之英文函」

自署韓人愛國團領袖金九

述歷次刺日要人案之經過

「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照五月八日時報原文抄錄」

虹口公園炸彈事件，雖日方爲欲達其目的，使此事與某機等互相連關，故真相尙隱於黑暗中，在滬韓人并未獲得證據，而忽然目不加辨別先被逮捕，故在余爲某項任務離滬前，余（此炸彈案之主謀者）以人道公理之故，向世界公布此事之真相，并希望請余之同志，完成打倒日本侵略政策之工作。

「計劃與實行」

日本用武力吞併韓國，嗣又強佔滿洲，復無故侵入上海，破壞東亞與世界之和平，故余決定

向世界和平之敵人與人道公理之破壞者復讎，初次余決定派代表李奉昌赴東京，渠已於一月八日狙擊日皇，未遂被捕，嗣余派尹奉吉於四月二十九日至虹口公園，殺日本軍事領袖，現在余將宣示虹口公園事件之經過，至於東京事件之詳情，待有他機再述；在四月念九日早晨，余召余之青年團員尹奉吉君前來，并給以余自製之炸彈二枚，一暗殺余之仇敵日本軍閥，并當心勿傷害任何人，雖即日本人亦當心傷害，另一枚者在工作完成之後殺其自身，彼肅然答應，實踐余之訓令，余等揮淚握別而離，並相約來世再見。余即顧車一輛送渠至虹口公園，渠身畔所有者僅炸彈兩枚，與銀元四枚余禱祝其成功。

「尹奉吉略歷」

尹奉吉於一九〇八年生於韓國禮山之貧苦家庭中，其雙親尙健在，渠並有一夫人與兩幼子，尹幼時極聰明，人皆以神童爲號之，以後渠變成熱情，時効不忘奮鬥，年十七歲渠開辦一晚學校，教授貧苦農民者凡五年，當渠見日本之經濟政治壓迫使韓國瀕於破產與死地，渠決心離開家庭去報仇，渠欲赴上海，羈留青島，在中原兼次郎所開之洗衣店中服務，當渠得有充足積蓄，渠於去年八月起程來滬，渠在本埠某工廠中作工渡日，嗣嫌惡敵方之公道待遇而離開工廠，渠後在

虹口小菜市場開一小店，靜待機會來臨最近渠向金（金九）討論救韓國之策並不久變成韓國愛國團員，

「韓人愛國團」

韓人愛國團乃一機關，係余與愛國者多人所組織之並以進行極力救韓爲目的，僅有願作無上犧牲者方有資格爲團員，團員均由余個人任命與接受，一個團員，卽雖其他團員之姓名亦不得知，并亦不舉會議，余等工作進行，絕對嚴守秘密，余等用暗殺余等敵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壞敵之行政機關，以恢復余等國家之獨立，余等無金錢無兵力但與敵相戰，但余等之唯一戰器卽爲「人」，已籌備并訓練經過日方難於透人之壁壘，用隻手炸彈殺之戰之！

「余何人」？

余何人？何人寫此文？余名卽爲金九，五十七歲，余一生已獻與救國及爭求同胞永遠自由之返業；余於一八九六年廿一歲時，開始獻身於冒險事業，在那一年韓國雖屬一獨立國家，但日敵余踐踏韓京，并暗殺余之王后於內宮，全國騷然，後余卽秘計劃報仇，後余在韓國黃海道安岳地

事，用空手將土田大佐暗殺，後在該他附近之城壁上書一長函，上書余之姓名住址及暗殺理由而之家，經日方不斷的要求，二十日後余即被捕，送往濟物浦下獄，韓國法庭被日使林權助逼迫，方即被宣告死刑，但韓王于涉此事執行有期徒刑，延攔三年，後余越獄而逃，在一遠僻廟中爲僧一年，在遊歷韓國各地以後，份參加開如運動，開始創辦許多新制學校，

當安重根於一九〇九年在哈爾濱刺殺伊藤博文時，日方又以爲安之有關而捕余，後余被釋出，任安岳楊山中學校長，一九一一年，余又以有計劃暗殺總督之嫌疑而被捕，判決罰做苦工十五年，韓警知余爲人，生命方保安全，後做工至五年被釋出，一九一九年三月全國一致發起獨立運動，余被人告知，故危險復接電而至，便逃至中華，自此以後，余與倭日相峙死活：余之對日之武器爲幾桿手槍及幾枚炸彈余仍繼續努力，并在我國未恢復以前決不終止，以至入墓之時矣！

虹口案後之外人輿論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大陸報社論

虹口公園之炸案

昨日虹口公園中發生炸案後，人人感覺遠東時局之不寧，昨爲日皇誕辰，駐滬之日軍事當局

· 領導日僑舉行盛大之慶祝典禮於虹口公園，是時公園四周，戒備森嚴，雖參加者無須經過檢查，然大批日警日探以及參加典禮之日兵，對於形跡可疑者，一概拒絕不納，以維持會場之秩序。

昨日午後，尙未得此次炸案之確實消息，然據日使館某高級官員稱，擲彈者爲一青年韓人，彼於數月前自吉林間島來滬，而間島爲韓人革命運動最激之地，蓋棄國在逃之韓人革命黨員多集居於此也。

中日會議中國總代表郭泰祺氏，聞訊即飭外交部情報司長，向日領事慰問，蓋此案發生時，日本高級官員多人，均受重傷，其中數人，且曾列席中日會議，華人對於駐華日使重光葵氏之重傷，更感不安，蓋氏爲謀和平解決中日問題最力之人也，但重光氏傷勢甚重，須經長時間之治療，方得恢復健康，在其未出病院前，其中日會議之代表，將由日使館一等秘書暫代云，一般人士，極望此次事變，不致妨礙正在進行順利之中日會議也。

此種暴行，固應坐以重罪，但吾深識民族之傾軋，足以引起深刻之惡感，在此民族互相仇視之時，此種暗殺行動，實難以限制，而對付青年志士爲尤難，蓋彼輩欲以一己之犧牲而改善其祖國之劣政也。

在中國，謀刺要人之暴行，亦時有所聞，即以日本警察實力之雄厚，而國內形勢，仍日趨嚴

重，一般人亦必須加意保護也，自此案發生後，吾人可以証明遠東時局之不寧，同時又可証實武力不足維持國內及國際之和平，更不能杜絕此種慘案之復發，若政府再不設法使民衆參政，而一味運用高壓手段，則民衆必反抗到底，非得完全解放不止也。

昨日在虹口公園就捕之狂暴青年，固應坐以重罪，其實必受極刑無疑，但足以激發此種暴行之情形存在一日，則此種慘景，決不因嚴密之防範而少減也。

其實此種暴行，不但無補於事，或反引起敵人更憤懣之壓迫而造成更嚴重之局勢而已矣，吾人對於昨日炸案之犧牲者，固極表同情，同時希望遠東各民族，澈底消除仇恨，以維持永久之和平。

一九三二五月二日大陸報社論

上海之韓僑

上海之韓僑，爲數約千人，多半居於法租界，均安分以守己，時或有被疑爲韓國革命之政治犯者，但爲數亦極少，彼等得法當局之許可，故得匿居於此，在虹口公園投彈之韓人尹奉吉，居滬僅數月，據日人稱，尹氏來自南滿洲之間島，該地韓人革命運動，向稱熱烈，而上海韓人，實

未知尹氏之抵滬也。

被炸傷之日領，昨發一通告云，彼明知日人對於此次炸案，其爲憤怒，惟望勿用暴虐手段，又云，此次炸案，固可憤恨，然今兇手已就擒，且已致當局審判，吾願國人切勿暴動，免生枝節也。

村井總領事之勸告，日人或可能遵行，則留滬韓僑，將不至受屠殺矣，但據私人消息，謂韓僑已有十一人被捕，日警尙在檢舉其他韓僑，彼等由法當局拘捕，再提交於日人，被捕者是否與炸案有關，則不得而知，在最近數月中，恐亦未能知也，但據官方消息云，日人將不至屠殺本埠韓僑，因屠殺恐擾亂本埠之治安耳，余想法當局必能想及此點，而深望其能繼續保護韓僑矣。

或謂擲彈者乃一日人，此令日人大忿，於是日方竭盡其反宣傳之能事，謂尹奉吉係受華人之指使，且謂尹氏與中國國民黨有關，昨日日本官報發出北平消息謂，張學良使韓國獨立黨員搗亂滿洲國之事，已爲證實，聞有二韓人已派赴滿洲國，謀刺其高級官員，及日本在滿洲國之要人云。

一九三二五月三日大陸報社論

安昌浩案

安昌浩於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法租界爲日軍事當局逮捕後，卽不能與其友人面晤，近日關於安君被捕之消息，與事實頗多不符，謠傳安君被捕在星期五清晨，乃炸案發生之前，但據事實，則在炸案後被捕，關於安君被捕情形之消息，亦多不確，或謂安君先爲法巡捕房所捕，再提交日領署，或謂日領先得法當局之許可，然後派日警入法租界拘安先生。

總之，安昌浩確爲日當局拘禁，疑其與炸案有關，至於安與炸案確實有關係否，因未得官方消息，故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安君之被拘，頗值注意，蓋安君素以倡導韓國獨立著名，曾數次參加國際會議，討論韓國獨立云。

美國對於安君之被捕，亦甚注意，因安君及其家屬曾僑居美國之檀香山及加利福尼亞省多年，今其夫人及其入美籍之子女五人，仍居於加利福尼亞省，安君有三子二女，其中三人，生於檀香山，餘二人則生於加利福尼亞省，安君夫婦，今年約五十歲，均生於韓國，日本併吞韓國後，卽僑居海外，居美國之綠杉磯者，迄今十有五年，而且安君今已入中國籍矣。

安君與美國之關係，不僅在其家屬，且安君之親戚金博士，與美國亦有密切之關係，金博士居美國多年，現在美國醫科大學研究學術，今有子女六人，其一人已入美國籍，據上海日報云，日方已題就逮捕金君家屬之拘單，然此項消息，尙未得官方證實，此間得美國私人來電謂，安金

二君之在美有勢友人，已代向美國務卿要求，美政府以友誼地位，請日政府對於安君有關炸彈案，作公開之審判。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大陸報通信欄

日人已合併法租界耶

大陸報主筆先生鈞鑒，敬啓者，當上海日僑慶祝日皇誕辰前，吾人已預告日友，謂在今日之上海，此種慶祝，殊非合宜，蓋此地究非日本領土也，吾人回憶爲中華捐軀之蕭德義士出殯時，中國第五軍，欲派少數兵士，經過公共租界之一部，參加殯禮，以表敬意，而領事團竟拒絕之，今數千日兵，遊行租界馬路，赴虹口公園作規規之閱軍，豈日人認此爲無妨於華人乎，以四十送殯兵士，（無論其鎗是否實彈）有妨公共租界治安，而數千兵士，遊行虹口，何無一人出而干涉之耶。

若有華軍飛機，飛往虹口公園，投炸彈於演說臺上，吾人必大爲驚動，猶如此之炸案，但此種舉動，與日機轟炸閩北江灣太倉南翔及吳淞，究有何不同，此爲余於天長節後所常探究者，余以此炸案之犧牲者，固爲要人，但被日機傷亡之華人爲數萬，若以此次犧牲之一陸軍或海軍將領較

之，則猶千與一之比耳，此等事實，余未知日人曾想念及之乎。

不但此也，此次炸案，竟無一華人被控，擲彈者乃一受政府保護有年之日籍韓人也，當其被捕，猶爲羣衆所包圍，手染碧血，腰間尙懸一彈，世人當以日人捕此罪犯，可謂名正言順矣。

更有進者，日人得法捕房之助，得搜查法租界內一切韓人之住宅及機關，避居於此多年而安分守己之韓國政治犯，均被捕而引渡與日人，爲衆敬仰之安昌浩先生，亦遭逮捕，其命運或如在虹口被捕之數百華人焉，據報載，日當局認安君與此次炸案，無甚關係，然日人以此爲捕安君之難得機會，故安君突被逮捕，噫，此後法租界之韓人，因其爲韓人，將不能安居矣。

反對合併者頓首

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大陸報社論

美國與韓國

最近發生之嚴重炸案，使吾人回憶美國與韓國之關係，前美國參議員斯賓賽氏序鄭亨利君著韓國問題一書，（鄭君爲韓國赴美考察團員，數年前，曾赴美考察，）中詳述美韓兩國之關係，斯氏首言權力依隨真理，雖遲而有效，次論和約乃美韓友可條約之意義，謂美政府於一八八三年

六月四日批准此約，迄今未曾正式廢止，約內訂明兩國政府及人民，應維持永久之和平友好，若兩國受第三國之侵略，乙國得助之而得滿意之結果，以表示好感云。

因此約之訂結，韓國初年之發展，大得美人之助，據斯氏謂，韓國之鐵道電燈自來水以及汽無新式探礦等事業，皆美人所首創者也。

韓國人向不漠視此約，君臣等均不願廢止之，今仍認此約為韓國前途之一線曙光，不論今日之國際情勢如何，此約內之事實，決不能忽視也，斯氏序中有下列之動人語，

世界之公意，為最有統制力者，其造成雖緩而效力甚大，彼蠻橫之國，竭盡其巧妙宣傳之能事，雖能暫蔽世人之耳目，一旦真理之光普照世界，則彼暴力自恃者，必為世人唾棄矣，文明首須進求真理，——除整個真理外別無所求，今世之能力持真理者，不論其為歷史上之關係，世界之公理，或其本身之繁榮實莫過於美人者矣，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大陸報通信欄

安昌浩之命運如何

大陸報主筆先生鈞鑒，敬啓者，爲人敬仰之著名韓人安昌浩君，自非法被捕引渡與日人後，

迄今已將一旬，未得消息，即日當局亦認安君與此次炸案，無甚關係，當日警搜捕法租界之韓人時，於韓民團團長家，見得安君，日人以爲不可放過之機會，遂以拘韓僑民團團長之拘狀拘安氏以去。

安君將爲日當局無期扣留乎，將受合法之公開審判乎，抑忽然失蹤，猶如費氏紀念堂蔣牧師，某中學曹校長及五洲藥房經理項松茂氏乎。

按安君爲一華籍韓人，卽有罪而被捕，亦當任其本國政府處置，卽拒日警逮捕，亦無不可，今日當局竟拘捕而扣留之，此種高壓手段，租界領事團其能依理制裁之乎。

今日仍繼續檢舉韓僑，使彼等若驚弓之鳥，既不敢行走於街衢，又不能回居其家，昨又有二日警偕法捕，闖入韓人趙牧師之私邸，見趙君不在，乃驅其夫人及其家屬登樓，恫以手槍，於是彼等將樓下店中之私信物件及其按摩機六架，搬運一空，計損失一千金之鉅，此種高壓手段及非法行爲，何時方不再見，日人任意拘捕韓人，搜劫私宅，豈得法當局之許可耶，法人其仍能保護他國之政治犯乎。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大美晚報社論

鄭重考慮

前星期之炸案，固爲嚴重而驚人，但吾人極望本埠之各國當局，對於此事，能誠意合作，鄭重之考慮，務使迅速平靜，不致事件擴大而擾及他處也，吾人且極敬佩日政府，未曾勉強牽累華之，而誣言華人所唆使，吾人言此，非預言此案之結局，亦非暗示唆使者有人在，惟以日人事實上查究之結果，或許牽累華人，但迄今未聞有此者，實由於日人措置得當，而故意避免牽及華人耳，吾人亦願日本及二租界之當局，亦能善意處置韓人，庶使彼等與吾人同居租界內，可以避免無謂之驚擾也。

固有多數韓人，因痛憎故國之情形而生仇視日人之心，但安分守己之韓人，果未嘗主張武力反抗也，彼等以爲此種暴動，非惟不足改善故國前途，反使其受莫大之損失耳。

上海韓僑約千人，多安分守己，明理自尊之士，無異他國僑民，今日人竟以此次炸案，牽累在滬之全體韓僑，其蔑視公理，殆莫甚於此矣。

吾人深信欲使安分守法之韓人有安全之保障，務使日人誠意遵守一種法律而後可，即日人對待韓人，應如其他無罪之人一般，韓人若無犯罪之證據，決不能視爲嫌疑犯，如此，日本庶可得列國之好感，蓋日本之與韓國，問題非常複雜，今又加此炸案，當此局勢嚴重之時，日本所需要者爲列國之同情與友好，決非呼號於其鐵蹄之下仇人，雖然，余待人以禮，人必以禮待余也，日

人其三復斯言。

觀目前情形，日人必嚴重處置韓人，但日人固不可行之過度，而各國當局，決不應鼓勵日人之暴行也。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大美晚報讀者論壇

非法行爲（國際公法何在）

主筆先生鈞鑒，敬啓者，國際公法明白規定，政治犯不能引渡，不論其案如何嚴重，此非謂國內法不能視政治犯爲有罪，乃彼等爲謀故國之進步而不得不亡命於國外，故受國際公法之保護而爲引渡法所不能牽縛者也，今西洋法學家，一致認爲此種國際屏障，一經撤除，一則政治犯固必受無理之壓迫，二則又必妨礙其關係國之進步，由此觀之，日捕韓人於法租界，可謂破壞國際法，嗚呼，吾人公守之尊嚴法律，竟爲日人蹂躪無餘矣。

據報稱，與炸案有密切關係之少數韓人，均在法租界內被捕，經法領事略爲審問後，允日當局之請求，即引渡與日軍司令部矣。

若此事屬實，則日當局引渡韓人政治犯，爲破壞國際公法，可謂毫無疑義，日人既破壞吾人

視爲尊嚴之法律，其行爲完全非法，彼豈能自命爲維法律者乎，今畧陳鄙見，想無開罪處，務祈公佈爲荷。

金威利頓首

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字林報社論

暴行有妨國際邦交

此次問題，又因日人而發生，中國國民政府應奮力應付之，此次炸案發生後，各國對日本，已作種種質問，當視東京政府之態度是否坦白矣，至於上海人士之種種懷疑，亦多情理，如今日本報，載有一文，質日本何以將安昌浩押回韓國，言甚痛切，觀乎四月二十九日炸案之嚴重，日本所用之手段，似可諒解，蓋欲應付如此嚴重之事件，似可不必嚴格遵守矣，雖然，以安君爲華韓人，與炸案既無關係，而日人竟非法逮捕之，正足以使吾人思及過去所演迭次之慘劇，而其慘狀，則更不堪想念矣，吾人豈知日本所以常開罪友邦，實由其傲慢橫暴之行爲，日人若欲改善其國際邦交，不願再牽累無罪之良民，在於此點，三留意焉。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密勒氏評論報

虹口炸案之怪現象

四月二十九日，韓人擲炸彈於虹口公園中，重傷日本官員多人，其中一人，且立即斃命，此案發生後，各地均來電慰問當局，並詢此案之經過，此種暴行，固應嚴詞駁責，但吾人須想，此次韓人炸日人，與一月二十八日夜，日人野砲轟擊閘北相較，其惟一不同者，乃閘北被傷亡之華人，爲無關中日政治糾紛之無辜鄉民，而此次炸案之犧牲者，則爲有關日本政府政策之要人耳，吾人又當憶及，日人爲實行政治侵略，向中國不宣而戰，此種暴行，果可異於暗殺行爲，每當一國政府，蔑視公理，厲行暴政時，民衆因不堪痛苦，一般激烈分子，遂起而作報仇之行動，雖未曾參與施行暴政者，亦難免受其攻擊，結果，執政者野心未逞，而生命已犧牲，豈不可惜哉，吾人以此次炸案發生，對日本人民及被害者，固應表示極誠懇之同情，亦應明識韓人實因不堪日人之壓迫而起此反抗之行動，同時更應注意韓國鄰近之滿洲，亦將受日人同樣之壓迫矣。

此次炸案，不論其爲韓人主使與否，吾人當注意日人所以一味加罪於一韓人者，蓋欲擴大宣傳韓國問題之嚴重化耳吾人一察由韓國傳來之謠言，即可證明此言之不謬矣，今日人得法當局之助，任意拘捕法租界內之韓人，如此豈可緩和嚴重之局勢哉。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密勒氏評論報轉載

紐約約晚報評語

紐約晚報評曰，日本在滿洲之行動，足以破壞遠東之和平，而上海炸案，乃又一日本之政治暗殺也。

又曰，日本軍閥，常暗殺日本之自由黨人，故難怪軍閥之仇人，用同一手段對付之也。此次炸案發生，足見韓人仍有反抗日人統治之民意，而尙未爲日本所完全同化，由此觀之，日本若以對付韓國之政策，對付中國之滿洲，同時欲維持遠東和平，其可能乎。

倫敦各報之評語

太晤士報評曰，此次上海炸案，恐阻礙中日交涉之進行，蓋此案之發生，適在英使藍浦森調停中日戰事，已有相當結果之後，此爲吾人所特別注意者也。

據最近東京消息，日政府對於上海之政策，並無改變之意，故韓人若欲以謀炸日本要人而阻上海中日和約之簽訂，其計劃可謂已失敗，吾人對日人及此次遭害者，極表同情，但吾人以爲日

本果有尊嚴而和平之態度，未始非取勝之道也。

倫敦日報評曰，此次炸案之發生，爲日本外交上之侮辱必引起日本人民之憤激，但吾人希望日人決不至藉此爲口實，再行屠殺上海之華人，同時日人決不能躲賴其上海戰爭禍首之責任也。

日本若不撤退上海軍隊，以靜候國際聯盟公平仲裁中日問題，則遠東將永無和平之日矣。

倫敦每日新聞評曰，當一國時局緊張之時，惟有鎮持態度，放遠視線，方能表示其偉大之精神也，吾人想日本對於此次區區之惡意及侮辱，必能漠然置之，而對於中日問題，仍能作和平之解決也。

尹奉吉傳

大韓民國廿六年七月二十日

不許
複製

者

處

金

上海法界韓

光



封底